

世界知識叢書之九

動盪中的歐洲

路易·斐雪著

賓符譯

生活書店發行

九之書叢識知界世

洲歐的中盪動

著 雪 斐 · 易 路
譯 符 賓

行 發 店 書 活 生 海 上

月 四 年 六 十 二 國 民 華 中

九之書叢識知界世

洲歐的中盪動

角叁幣國價實冊每
費寄加酌埠外

著者

Louis Fischer

譯者

賓符

發行者

生
上海福州路
活書店
第三八四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版初月二十年五十二國民華中
版再月四年六十二國民華中

序

1

目前世界有兩個動盪得最厲害的中心：一個是遠東，一個是歐洲。五年以來，我們看着日帝國主義的炸彈，投擲到滿洲的火藥箱，造成太平洋岸最猛烈的激盪。同時，遠望歐洲，在第一次大戰的廢圮上，我們却也見到了侵略主義者所投擲的炸彈，揚起了無限的殺氣，造成了和東方同樣激烈的震盪。原來，自從一九三三年以來，在德國，由於希特勒的攫得政權，對內造成了法西斯勢力最嚴酷的獨裁，對外則完全恢復了帝德時代的軍國主義的野心。於是，凡爾賽和約被撕毀了，在德國的四隣，一般大小國家都感到了國社黨侵略勢力的無上威脅。這期間，在南歐地中海岸，同樣抱着法西斯侵略野心的意帝國主義；趁着德國在中歐放起野火的時候，也發動了對於阿比西尼亞的侵略。從一九三五年十月到一九三

六年六月，東非的炮火連天，驚動了地中海的四岸，又使歐洲許多為和平而努力的政治家，焦灼得寢食不安。這以後，意德這兩個法西斯國家的巨頭，爲了增強和擴大它們侵略的勢力，居然犧牲了存在它們中間的奧國，造成了半同盟式的妥協；在西班牙法西斯叛軍的起事中，它們居然手攜着手，站在叛軍司令佛蘭科的背後，把人民政權逐漸抬頭的伊伯蘭半島，作爲它們用武裝傳佈法西斯勢力的試驗場。現在西班牙法西斯叛軍與人民陣線政府軍的拚死決鬥，使我們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的激盪，正和我們遠東一樣地嚴重了。

而歐洲的大戰的危機，和我們東方也有不可分離的關係的。我們相信，無論歐洲或遠東，只要任何一方面觸着了第二次大戰的主要導火線，空前的殘酷鬥爭，都會像野火一樣蔓延開來。這從不久以前日德軍事同盟的締結和日意協定的成立，可以得到具體的證明。這樣，我們自己雖然是在極度激盪的環境之中，却決不能把歐洲方面嚴重局勢的發展，看作全不相干。相反的，我們要密切注意動

邊中的歐洲，像注意我們動盪中的遠東一樣。

從這一點結論上，我們想到現在中國應多有幾本介紹歐洲最近情勢的書籍，給一般讀者作為隨時的參攷。過去我們曾有一些關於歐洲問題的書籍，如戰後十年間的歐洲，如英國 Cole 夫婦合著的『The Intelligent Men's Review of Europe Today』的譯本等；但那些不是偏於歷史材料的敘述，便只有一般政治經濟概況的介紹，要用來作為迅速變化的歐洲現勢的參攷，總覺得不夠切合。由於這一種缺點，我覺得賓符先生所編譯的這冊動盪中的歐洲，對於密切注意歐局發展的我國人，是很有用的。這冊書中所收的許多文字，是美國 Nation 週刊記者『Louis Fischer』在一九三六年旅行歐洲各國時所寫的通訊。通訊是最能把捉住發展中的時事材料的，而 Fischer 氏以他對於歐洲情勢的深刻了解，以他的爽練而活潑的文筆，更能把歐洲許多重要國家局勢發展的表面和裏面，甚至側面的許多細微的但是有趣味而又有意義的事情，都報告於讀者之前。這樣一種新穎的關於歐洲的

材料，一定是我國許多人所喜讀的吧！

關於 Fischer 氏這位記者，這裏還可以附帶介紹幾句。他於一九二〇年由美國去蘇聯，担任 Nation 週刊的特派記者。他和 New York Times 報的 Walter Durranty 和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報的 William Chamberlain、是美國駐在蘇聯最久而最有名的記者。每逢歐洲發生什麼大事，他就離開莫斯科到那地方去，用海電拍發最生動的報告。最近西班牙戰爭爆發，他就不顧危險，趕往瑪德里，甚至親往前線視察，按期發通訊給 Nation。我們閱讀這本書中許多文字的時候，還應當記着這位作者努力於時事報道的熱誠的情形。

金仲華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六日寫於上海

目次

英國採取了攻勢·····	一
法蘭西的悲劇·····	二
戰時意大利的一瞥·····	三
墨索里尼爲什麼要戰爭·····	三
德國的備戰·····	五
德國見聞·····	六
德國的經濟危機·····	七
危機四伏的奧地利·····	七
站在戰爭與貧窮之間的波蘭·····	七

動盪中的西班牙·····	二〇
戰爭威脅下的蘇聯·····	三
第十九年的蘇聯·····	二〇

英國採取了攻勢

英國又成了世界的中心了。她從經濟恐慌中的回復是突過任何巨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但是國內却仍有着二百萬的失業者和大量停滯着的工業。大不列顛繁榮的頂點，終於是過去了。她正想賴她已往的光榮和遺產生存着。這根本的貧乏鼓動了其他列強對那全世界一向認爲不可侵犯的不列顛的地位施行進攻；但是經濟回復的自信，和因「逗弄着獅子尾巴」的人太多而引起的感情却又使英國企圖重振她的威力。

繁榮時的不列顛會幫助意大利在紅海一帶建立殖民地。今日的不列顛却反對意國侵入這同一的地帶了。這一點，在意阿事件上正反映着一個劃時代的轉變。

英國爲甚麼這樣的老實？當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佔奪滿洲的時候，倫敦竟給

國聯絆住了不動。艾登最近在下院辯解說，這是由於「二大鄰國（美國和蘇聯）不是國聯會員國」的緣故，然而不對，因為美國在倫敦和日內瓦會竭力要求制裁侵略者，而蘇聯在這一點上也頗樂於合作的。英國縱容日本在中國的侵略——不去阻止它——因為有幾處不列顛地方對日本抱同情，因為日本的前進政策是反蘇聯的，又因為唐甯街想不到滿洲之後還有華北，甚至還有上海，一個侵略的強國一旦達到某種運動量，就必然地踏上了戰爭之路，以後的事實使英國認識了這一點，她這纔決定趁事情還沒擴大之前去阻止意國了。讓世界知道獅子已變成了小貓是危險的啊！去年十月二十三日，正當意阿戰爭之時，包爾溫首相曾經說：「民主制度的弱點之一，就是非到了最後的關頭，它可決不敢去而對真實的。」這正是一九三五年不列顛民主政治一個絕妙的註釋。意大利已把英國逼到最後關頭了。如果英國還是一個權威的帝國，她必須有以證明。否則，她的衰落便將成為確定的事實了。

鮑爾溫先生的民主政治所不敢面對的真實就是意國向不列顛帝國的挑戰。法西斯主義已把意大利變做了一支巨大的軍事力量。墨索里尼特別注意於空中的軍備。奧加斯大和維馬爾太九十五哩的西西里飛機庫裏的轟炸機，可以很容易的使島上的砲臺失效而把英國關出東地中海。還有，意國在里比亞的成兵是增加了，意人正對埃及表示着一種可疑的注意，而埃及地位本已給風湧的國民黨 (Wafd) 反英運動弄得很糟，倫敦這纔開始正視墨索里尼在東非集中三十萬大軍的嚴重威脅了。不列顛帝國的中心就是尼羅河，英國對於這個區域內發生的任何事情，是非常敏感的。一八九八年英國和法國就是爲了蘇丹的法沙達事件幾乎開了戰。一個意大利控制下的阿比西尼亞，可以割開開普敦到開羅的連繫，可以截斷到印度的交通綫。斯墨資將軍會大聲疾呼說：不列顛的有色臣民有反叛的可能，這個警告更使唐雷街添了不少內心的煩悶。不列顛帝國是一個有色的帝國，三千七百萬的英屬非洲人正目光犀利地注視着阿比西尼亞呢。如果墨索里尼毀滅了這個非洲

最後的獨立國，英國便要受任意縱容的責備。如果「萬王之王」（阿比西尼亞王）打敗了或逐出了意軍，白人的威信就歸於掃地，兩者都不是辦法，因此最好的辦法是買通墨索里尼。

總之，不列顛政府是猶豫不決了。意國征阿的最後計畫，還是在一九三四年秋天擬定的。當一九三五年的初頭，美國駐地中海各海港的領事會報告有大軍開赴以里特里亞，這些不列顛自然是多少知道的。墨索里尼公開的說他曾於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把他征阿的意思告訴英內閣，他與賴伐爾對征阿妥協的協定是一月初旬締結的，消息靈通的唐當街當然不能不顧這事實。顯然的，不列顛確會有所表示過，因為我知道去年三月十七日意政府用了書面向英政府擔保，說阿比西尼亞問題決不致用武力去解決。然而墨索里尼畢竟採取武力解決的辦法了。

一九三五年歐洲歷史上的重要日子是三月十六日，在這天，希特勒撕破了凡爾賽和約而宣佈重整軍備。全歐震驚了。四月十一日，法國英國和意國大家集議

於斯特萊柴的小鎮。墨索里尼親自出席，還有賴伐爾、麥唐納和西門。意大利趁機在斯特萊柴告訴英國阿比西尼亞問題的專家，說黑衣首相又決定要用兵於阿比西尼亞了。他完全看到了英國正注意於德國的新威脅。他的手段是聰明的，果然專家把這消息報告了西門，西門和麥唐納却誰也沒有對意國代表提起這題目。在前次國會解散前的衆院辯論中，路易喬治曾反問艾登這一點。艾登解釋說：「三大強國還只約定集體的維持國聯範疇內的和平，三強之一却又到別處大陸去自由行動破壞國聯了，這簡直是難以想像的。」多麼幼稚啊！墨索里尼明明把西門和麥唐納的沉默當作默許而前進了。不列顛可給德國嚇昏了麼？還是他們以為意大利會給德國從奧地利侵入的威脅嚇住不動呢？也許都是。然而他們却不能認識那把意大利推向戰爭的暗中力量。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英國和德國締結海軍協定，一時又驚動了世界。這樣修補好了她對德國的藩籬，同時更探知德國的戰爭準備尚未成熟，故如一旦意

國發動了另一戰爭時，不列顛便能集中力量注意阿比西尼亞。這樣她便穩固多了。

但去年六月廿四日艾登在羅馬與墨索里尼會商英德海軍協定後所發表的公報，結果只是表示英國同意於意大利的侵略。爲消釋威脅的印象，艾登提議犧牲阿國而以若干土地的經濟的讓與給意大利，同時又將紅海的齊拉港和一條經過英屬索謀里蘭的狹長走廊給阿國，藉以加深阿國對不列顛的倚賴。墨索里尼却乾脆地拒絕了。他不要禮物，當然更不要些微的東西。「我不是沙漠的收藏家！」就是他的慣語。現在不列顛政府纔明白墨索里尼所存心的事業」。意大利也許輕視了不列顛的力量，而認爲她永遠在躊躇之中，因爲躊躇原是戰後不列顛外交的特徵。這可是羅馬嚴重的錯誤了。

因華爾華爾邊境事件發生和塞拉西向日內瓦告訴之故，阿比西尼亞問題完全入於國聯的懷抱中，而倫敦則堅決地加以維護。這就是鮑爾溫政府獲得國內擁護

的原因，在其國內大量的和平投票上正顯示着不列顛人民對於集體安全的熱望是如許的深切而純粹。她因此也獲得國際的贊助，因為各國都惟恐侵略的成功會把歐洲曳入第二次大戰去。假使背着國聯在巴黎或別的地方締訂了協定，日內瓦也許就會軟下來，而英國的海上示威當然也不見得有什麼花樣。不列顛駐地中海的艦隊，從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的二十三萬噸起，現在已很快的增加到五十萬噸了。自從一九一八年以來，不列顛還不會採取過這樣堅決的行動。這是隨着國聯九十月間決定的軍火封鎖財政封鎖和經濟制裁的自然結果。

國聯和非國聯會員國參與制裁的迅速和一致，正反映着意大利道德上的孤立和物質上的貧弱以及英國一往不返的決心。一個有力的侵略者對付一個渺小的國家，也許比對付日內瓦容易得多。正因如此，制裁實是一種含有許多道德成分的好方法。這種方法，雖然遲緩，卻是嚴峻而普遍，不致引起實際的報復。牠固然不能立即阻止戰爭，但卻能限制那加速危機的日常軍用消耗。不久以前，在日內

瓦、巴黎、和倫敦，我會聽到有許多人討論着如果墨索里尼或法西斯蒂在意大利的地位一旦危殆，制裁是否繼續下去的問題。制裁自然儘能立即撤回。但最大問題就是：英國究竟打算幹到怎樣？人們每天可以聽到犧牲阿比西尼亞的「卑鄙計劃」的謠言。一會兒英國大使在羅馬見黑衣首相，一會兒賴伐爾召集討論阿比西尼亞問題的談話，一切盛傳的計劃都是想給意大利一些滿足。英前外相霍爾不是說「我們對於意大利擴展的需要並非沒有同情」嗎？他也贊成重行分配世界原料的。

英國的政策爲甚麼游移不定呢？理由是很多的。但都可以歸納於一個範圍中。不列顛的有力界不要墨索里尼坍台；他們是在替歐洲資本主義的前途着想。英國也許還需要意大利的幫助以抗法德。一個被制裁或戰敗以後的意大利也許會馴良地放棄對不列顛帝國的陰謀和侵奪非洲的野心。因此給意大利些微的土地，對於大不列顛毫無危險，而且還可借此消釋英意的仇視。然而，假使意國竟不受

英國的調解而跟德國手攜着手把全歐滾入戰爭中，又將怎樣呢？這當然不是英國之所望。他們決不能使墨索里尼感到沒有調解的餘地。不列顛的軍備擴張論者誠然說墨索里尼的飛機可以毀滅不列顛的艦隊。其實，不列顛除了現有力量外，還有着國聯做後盾，對意大利是敵之有餘的。英國的困難卻是在於她有三方面的前綫——遠東，地中海，和北海或中歐。她確乎需要着三副海軍。當倫敦在地中海前綫動了員，其他二處前綫也必須保持活躍的狀態。這就是不列顛根本脆弱的又一大因素。不列顛的力量給日本的侵華或德國最近的威脅所分散了，對於墨索里尼的幫助，真無過於此。這就是在意阿糾紛中爲什麼英國政府想不惜犧牲國聯以先與法國或德國妥協。兩者之中大概是出於英法軍事的合作，這問題現在又甚囂塵上了。

今日東非的戰事不禁使人想起了法沙達事件。當法沙達事件的前後，英國殖民部長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想與德國聯結，德國不理。一八九九年的

春天，正當英法解決蘇丹事件之前，法國向德國要求聯盟，德國又不理。不久英法遂訂立協約以制德了。現在因英意矛盾的結果，也許會產生另一種的結合或衝突。任何事情沒有比這變幻多端的了。東非的殖民戰爭是正在替歐洲第二幕的活劇佈置幕景吧。

這也是很明顯的：不列顛的孤立，不論是光榮的或卑鄙的，已是告終了。只有一個非常強勁的不列顛纔能獨立立足。帝國和歐陸兩者的選擇已成爲純粹的胡說。在歐陸上沒有不列顛的勢力就不能有帝國。每個爭執的邊疆，每個潛在的火藥庫，都是不列顛的事情，保守黨的新內閣應當顧到這一點。英國需要着友人，英國也應建立較大的航空艦隊和精良的海軍。在未建立以前，她應避免弱點的暴露。愛好和平者都以爲集體安全已有了保障，有了國聯就可以減削英國的軍備預算。然而唐甯街是知道日內瓦的價值的。牠也知道在今日混亂的世界中，最後的保障還是在於力量。在歐洲，軍備的競爭和英國的鈎心鬪角還只是一個開端呢。

法蘭西的悲劇

法蘭西總是從一架德國的三稜鏡中認識世界的。意阿戰爭一開頭，她就通過了這架三稜鏡注視着。阿比西尼亞幾處疆土的命運，誠然跟法屬索謀里蘭或法國在北非的殖民地沒有什麼兩樣，但是因英意衝突結果而引起歐洲的恐怖，對於法國的男女老少却是一件生死關頭的事情呢。

法國只要求嚴守中立。她已是一個疲倦而且滿足了的國家。她既沒有經濟方面的企圖，也沒有政治的野心。從第一次大戰中的所得，已夠壓足她一切的慾望了。而且，她也無意於跟德國開戰，因為，就使一九一四到一八年期間還沒有解決法德的問題，德意志的全部崩潰和貧困難道於她還有什麼不足麼？

一八七〇年，德國戰敗法國，佔據了亞爾薩斯、勞蘭。一九一八年法國打敗

了德國，又把亞爾薩斯、勞蘭收回。現在，怎樣呢？德國又復強盛了。再來一次戰爭嗎？沒有一個法國人會願意。那是一件瘋狂無益的事啊！但是，憎惡戰爭並非就能防止戰爭。現在的社會制度正在設想一種阻止戰爭的法術。但是最完備的工具至今還沒有發明。非洲的戰爭就是明證。因此，在歐洲瘋狂的大陸上，戰爭的恐怖，時刻威脅着萬千的居民。

一九三五年十月，英皇喬治五世下令宣告議會閉會。在閉會之前，下院渴求到一個辯論阿比西尼亞問題的機會。全世界靜聽着。鮑爾溫、霍爾和艾登對於英國對意阿問題的政策都有重要的演說。惟獨邱吉爾這位英國的目光遠大的政治家，却把他全篇演詞着重於德國。

「德國已將成爲世界惟一的武裝強國了，而且也是備戰最熱烈的國家。這是壓倒一切的最主要的因素，它影響着歐洲各國外交和政治的動向……在德國重整軍備的暗影之下，其他的危險，也在大陸上形成，例如意阿戰爭。然而把這我剛才所講德國的危險性比較起來，却只能說是一件極

「小的事情呢。」

這就是那位英國最雄辯的演說家所明白指出的歐洲局勢的難關。縱然那火星也許到處會爆發，這德國問題可是壓倒了一切的。在整個的歐洲中，戰爭成了會客室中的談助，成了火車上的談助，成了中飯或晚飯時的談助了。而在這些談論之中，德國常是主要的中心。意大利則是次要的。德國確已驚動全歐了。軍隊，戰爭心理以及重整軍備的命令，成了德國現在生活的要素。一個組織完善技術精進的大國，擁有着廣大的英武的人民，是正集中它的全力於軍事的準備。在這有力的假想敵人的威脅之下，一切假想的被進攻者只有一條路可揀：不是與這假設的侵略者攜手就是聯合起來反抗他。這也表示着歐洲一切的外交談話、協約、通知書、演說、會議以及決議的所爲何事了。

法國，英國以及其他的幾個列強是都處於進退維谷的地位中了：他們應包圍德國以使其孤立呢，還是應跟德國做朋友？那一種政策能給國家安全以較大的保

障？有許多法國人，主要的如賴伐爾，是主張跟希特勒諒解的。賴伐爾說，如果你有一敵人，就跟他講和吧。有些英國人說，如果德國人要轟炸倫敦，就跟他講和吧。但是一切在邏輯上似乎簡單的事情，一到國際政治上便成爲極端複雜了。

每次的法蘭西內閣總是懷着跟德國諒解的希望。要做到這樣的親善地步，賴伐爾及其後繼者必然遭逢嚴重的障礙。對於法國德意志人依舊是所謂 Boche（這是法人稱德兵的渾名，含有愚鈍之意）。他同時也是一個被法西斯主義帶上更長的劍穿上更堅韌的盔甲的惡魔。此外還有其他應考慮之點。左翼人民陣綫的各部分人都恐懼着因親善希特勒而引起助長法國法西斯主義和疏遠法國友人的結果。軍事當局警告着一個法德的協定也須要削弱人民的武裝意志，因而使法國在未來的鬥爭中毫無準備。這一點，軍火商更是熱烈地從中煽惑着。

而且協約一定要是兩相情願，纔能訂立的，賴伐爾派訪希特勒的專使常顯得不曾受熱烈的接待。因爲法蘭西之所能給德國者實在甚微。一個互不侵犯的公約

是毫無價值的；柏林知道法國決不會進攻。因此法國對於德國邊境的擔保也一樣是多餘的了。如果德國要舉債，倫敦似乎比巴黎更可能；如果德國要重行分配殖民地或代管地，主要的關鍵也在於英國。除了工業合作或減低關稅的空虛而不切實際的計劃之外，這些就是法蘭西囊中所有的禮物了。還有，大不列顛對於法德二國協定的理想也不贊成，惟一的原因就是這將與法國以更大袒護意國的自由。希特勒之看中不列顛的幫助，爲的是不列顛有更多的禮物，因此對於法蘭西小姐的賣弄風情，就只有淡然置之了。

假使法國能夠答應希特勒及其僚屬一再提出的要求，——假使法國能夠撕破與蘇聯締結的新約，德國的態度立刻就會轉變的。希特勒竭力攻擊這協約，說這完全針對着德國，一旦德國採取了攻勢，這約便會發生效用。其實這是一種互助的協約，德國和波蘭也會被邀加入過。一加入便確保德國被人攻擊時可以獲得法國和捷克的援助。但是他們不加入。他們的行動也許是聰明的；也許他們相

信決不至於被攻擊。同時德國的政治家還竭力想使這協約失效。而賴伐爾可也並不阻止他們。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他到莫斯科的前後，他常聲說法蘇協約只是對柏林重要談判的開端。實際上，這協約於他便利了不少。沒有它，他也許將被人咒罵出賣了法國。有了它，他可以說已交結了一個友人，可以對敵人堅決地說話了。

實際上，賴伐爾向希特勒的獻媚卻增加了法蘇間的陰霾。那協約是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締定的。依照法國的憲法，這應該可以立刻由總統下諭批准。可是賴伐爾卻故意推延着，最後將這協約提出於下院，這樣便使法蘇關係的整個問題，成爲一種政治的足球了。協約批准的長期耽擱，使法國和德國的法西斯主義者非常歡喜，同時卻破壞了訂約之初的親善空氣。當初這原是還冠着「同盟」字樣的。然而這種條文並不是約定的期票。這只是空頭支票，一切事情都有賴乎他們所投資的滿足。而這條約可還不能給予什麼滿足。據說賴伐爾曾經對南斯拉夫的

攝政保祿親王說，這將永遠是一種空文。法國要想跟「納粹」作私的外交談話的事實，迷惑了布爾雪維克，消滅了最初互相約定的信任。換句話說，賴伐爾在未贏得德國人之前，已是冷淡了俄國了。這就是法國外交政策猶豫不定的特質。徘徊於包圍德國和親善德國之間，蓋佗賽（Quai d'Orsay）（註）終於是兩者都失敗了。

同樣的猶疑不決使法國對東非戰爭煩惱着。因為法國對於阿比西尼亞發生的事情很少直接的關係，法政府在英意危機中只想保持兩面拉攏的態度。他們兩者是都能用以箝制德國的。當德國弱時，意法的親善並不必要，而意國和南斯拉夫（法國的衛星）間的矛盾也確乎使這困難。加之意大利在巴爾幹又頗想有所企圖。可是當一個復興的德國威脅奧地利和法國時，這些問題便被視為不重要了。奧國領土的完整，同是法國和意國永久的利益，這樣遂成爲巴黎和羅馬結合的橋樑了。

（註）蓋佗賽是法國外交部的所在。

因此，一九三五年一月，賴伐爾跑到羅馬看墨沙里尼。這次的會晤實是最近歐洲外交史上的一個轉變點。只有黑衣相和賴伐爾知道全部的真實，他們可不願宣布。但有些事實是可以知道的。他們同意了法國從法意邊境撤退二十萬的守衛軍，而移駐於法國的北部，以防衛德國可能的侵入。這法意協定同時還包含了意南間的諒解，那安全的保障就是意大利從意法邊境撤退的軍隊並不移駐東北部，而開拔到很遠很遠的地方，也許是東非洲。在羅馬談話中，賴伐爾把法營吉阿鐵路（從吉布底 Djibouti 到阿迭斯·阿巴巴）股票二千五百股和兩條狹長地帶（一與里比亞南部相接，一與以里特利亞相接）獻給了墨沙里尼。他同時又以書面宣告放棄一九〇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英法意三國協約所給予法國在阿比西尼亞的權利。同時，英意在突尼斯遷延不決的劇烈爭執也解決了——這更使墨沙里尼在非洲和地中海安了心。從多方面看來，無論法國願意不願意，那對阿的侵略簡直就是法國的產兒。

從法意關係的觀點說來，這墨沙里尼與賴伐爾的處置是必要而聰明的。當意阿事件爆發之初，賴伐爾就竭力繼續法意親善的政策。然而，意大利只是在侵佔非洲毫無價值的土地。他們早已把肥壤分割完了。英國爲了一時反法的目標，曾與意大利在海軍問題上合作過，現在，意大利既和法國站在一邊，英國自然再不會想到什麼合作了。

當大不列顛對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亞躊躇不決的時候，事情都停滯着。一九三五年五月，倫敦大大地徬徨起來。到六月她決定行動了。爲準備決鬥起見，她於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簽訂了英德海軍協定。結果引起巴黎的一陣震驚。無信無義的“Abdion”（英國的古稱）又來了嗎？當二月三日那天，英國和法國曾在倫敦約定共同努力歐洲的和平工作，特別涉到了德國。在四月的第二個星期中，這兩強又會商妥德國的問題。不料從此後，誠如巴黎所說，大不列顛卻背了法國突然地與德國締結了有損於法國的海軍協定，使法國處於針對德國的不利地位。

這一切芥蒂，遂不能誘致法國在意阿事件上去跟英國合作。但英國卻需要這種的合作，而因此堅持着。假使不列顛艦隊一旦受了意艦的壓迫，它便需到法國的地中海港口躲避。可是法國是否允許他們進去呢？如果法國反對他們，國聯似乎不會決定制裁的。法國躊躇了。於是賴伐爾反問着，如果我們受了德國的攻擊，你們可打算行動否呢？薩繆爾霍爾先生乾脆回說不知道；說這須視環境而定；說這應具有「伸縮性」(Elasticity)，法國可不喜歡這些。英國乃對巴黎施以很大的壓力，賴伐爾遂被迫贊成了經濟制裁。在十月的第三星期，正當國聯最後決議之前，法政府竭力反對禁運意貨的時候，英的關係幾乎瀕於破裂。文件如雪片的往返着。法國究竟怕與倫敦決裂，終至屈伏於英國的命令。

不列顛責備法國的策略延遲了經濟制裁的實施，鼓勵了墨沙里尼相信國聯的讓步及其幕後的調解。雖然法政府人員擔保法國必當遵守其制裁的義務，巴黎的新聞紙和許多商人却始終厭厭限制裁，也許暗中的販運貨物仍未防止。法國表面上

堅持着永久的談判以解決阿比西尼亞戰爭。據說不列顛之參加這些專家會議，爲的防止法國與羅馬訂立不利於倫敦的條文。

不列顛憤恨着法國的態度。但是他們的憤恨較之法國却是平和多了。法國深感着她在外交上已喪失了獨立。如果必須在不列顛與意大利之間擇其一，法國當然取不列顛。不列顛對於反抗德國會有更多的幫助。但是法國却懷着一種與倫敦羅馬同時修好的幻想，正跟他們與莫斯科携手同時又向柏林賣騷一樣。法蘭西的悲劇就在於拒絕了選定兩個中間的一個，結果弄得兩者都歸於喪失。布爾雪維克因法國的追求「納粹」而深感不悅，但英德的接近依然是渺茫得很。法國在制裁上與英國的合作使意大利受了苦，但同時法國的猶豫不定仍不能使不列顛發生特殊的好感。

戰時意大利的一瞥

昨天我從積雪的阿爾卑斯山到了氣候溫和的倫巴底。今天在街上踱了好多時候。每家店舖都用綠白紅的國徽顏色揭示着「本店只賣意貨」的招紙。還有一種則是勸人民只買意貨或非制裁國的產品。有一家藥房通告着「愛國的意人只買意藥」。還有一家咖啡店警告喝酒者「只喝意國酒」。那標語也有是從墨沙里尼的言辭中摘了片段的。如果制裁嚴厲地實施下去，這種愛國心的自願行動恐也將無止境。這種反制裁的宣傳，就為的鼓動人民對於外國的深刻仇視，而使集中於法西斯集團之下。

關於東非，阿比西尼亞以及黑人種族的書籍，在書店中堆滿着。在每家書店的櫥窗中，特別陳列着的是卡熱萬里所著不列顛在非洲的征服一書，因為意

大利人常一再反駁着：「英國自己已在非洲掠奪了這許多，她可有什麼權利來干涉我門征阿呢？」當然無權干涉的；但是道德在帝國主義政策中本來是不重要的啊。

一家文具店櫥窗的玻璃板上佈滿着郵片和畫片。有一張待售的畫片畫着一個穿熱帶制服的意國軍官。他面對了一羣阿比西尼亞的酋長，有的朝他跪着，有的直立着向他行羅馬式的敬禮。這下面用括弧註着「敵人」兩字。他的後面，有一隻手拿了柄長劍正想對他背部斬去，長劍上註着「制裁」字樣。這下面也有一行括弧的小註：「我們的友人」。我又在許多地方看到一張郵片，畫着的是一個武裝的意兵踐踏在阿比西尼亞地圖的上面。他手裏拿的是一把火炬，燃燒成綠、白、紅三色。在這有色的火簇上，寫着一個意國字 *Civiltà*（文化）。

「給祖國以金和鐵」。在某條街上我看到有輛運貨汽車停在一家咖啡茶葉店的門首。羣衆圍視着，一個穿褐衫的拿了許多空咖啡罐向車上塞，車廂裏面已是

堆滿爛鐵和碎錫了。有一本在報攤上出售的雜誌，上面印着一張卡通畫，表示一艘載了黃金的船即將離開口岸。這就是「黃金從法國的逃避」。這畫的後面則畫着意大利人都把耳環、戒指、金錶以及類似的東西丟到熔爐中去的情形，這就是「意大利所收受的黃金禮物」。

墨沙里尼的照片是到處可以看到的——墨沙里尼在發怒、皺眉、撇嘴、微笑，墨沙里尼在拔劍、開槍、游泳、踱步演說，奏琴；墨沙里尼在大砲上，在坦克車上，在馬上，在平台上；墨沙里尼是樸素的，帶着羅馬的冠、鋼的盔、法西斯的便帽；墨沙里尼，墨沙里尼。他有着一種戲劇的意味，意大利人是歡喜這些的。他的兩眼閃耀着一種偏執狂的兇燄。那沉重突出的下頷顯示着力和意志；那蹙縮的嘴唇則告訴着一種驚世的雄心。

有時我踱到米蘭比較貧苦的區域，我就不禁想到了我的幼年。因為我在這裏所嗅到的氣味，正同我生長的斐爾台爾斐亞南部意大利區域中的氣味一樣。我回

想着，我的意大利的遊伴都是膽大、喧鬧而勇敢的。我們年青的「一羣」常常推動載煤的火車，大家互相以煤塊投擲着。但意大利孩子可並不是最好的戰士。

在米蘭比較冷僻的地方，我看到幾張米蘭省政府的舊布告，大意說「爲贊助中央當局的盛舉」，特設現金獎額三百名，每名計五百里爾（Lira 意幣名），給那能在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八日至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期間育兒三人的母親。這通告上說，優先權是讓給較貧苦的家庭的。我斷言沒有人會要參加這種競爭的。五年內得生三個孩子！法西斯蒂黨人不過想借此藉口說因人口過剩，使阿比西尼亞對他們成爲必要。他們自己一面又竭力誇張人口過剩的問題。日報每天刊着官方發表的統計。據今天晚報所載，上月米蘭生育人數爲一、一九七；死亡九六七；結婚六二七。意大利一種宣傳刊物曾經說，「法西斯蒂統治下婦女的地位，實際上就是家庭的中心。」但她「必須是盡過神聖的任務的，……必須是做了母親的。」——特別是她能獎勵兒子去當兵。

今天是星期，我跑到華麗的大理石的禮拜堂去。這裏有着兩千座大理石的雕像，有的位於很高的光塔上：這裏有着雕花的玻璃窗；這裏有着美麗莊嚴的儀式和歌唱。在外面廣場上，黑衫的樂隊演奏着愛國的讚美詩。人羣中有一二個人在稱許每一節的韻調。

我躡進一處寶貴的陳列所。巨大的壁上懸掛着一幅透明物質製成的阿比西尼亞地圖。牠的後面，在阿迭斯·阿巴巴到蘇丹邊境的空間，嵌着墨沙里尼戴鋼盔的頭，忽明忽暗地閃爍着。相近處有一只機械的蜜蜂很有規則地在向一朵花吮吸。

在大道、邊街以及一切建築物的牆頭上，每個空隙都貼滿着標語。「墨索里尼 Il Duce 萬歲」，「阿杜瓦征服者萬歲」，法西斯革命萬歲，東非光榮的勝利的軍隊萬歲，我皇萬歲，這也萬歲，那也萬歲。到處又是墨沙里尼戴了鋼盔的頭

的棕色招貼。我注意到有許多的標語都遭撕破了。有的被指頭撕去了一角或一條。有的被利器在中央截了洞。這却使我很感興味。我走了一條街又一條街。中心的街上有許多標語只被撕碎，冷僻的街上有些標語則簡直被全部撕去了。我看廣告的招貼，却很少被撕毀，大部仍是完整的。我雇了車到郊外，然後緩步歸。如果這標語撕毀的現象是有政治意義的話，我可斷定我的觀察了。這是毫無疑義的：除了很少數的外，那法西斯標語都是出於有計畫破壞者之手撕毀的。米蘭郊外的標語比城中少，但偶然也有幾張是給撕去了。

米蘭是意大利北部最大的工業城，人口九十萬。這可以說是法西斯主義的母家。那最重要的法西斯日報不在羅馬而在米蘭出版，如墨沙里尼手創的意大利人民報，現在由他的姪兒編輯着：還有那著名的蓋達(Gayda)，每天在這報上嘲諷着不列顛。米蘭的法西斯黨人還有他們的「標貼」語，他們用鉛筆在破紙上塗寫。他們寫着什麼 W. II Duce (墨沙里尼萬歲) M. Dden (艾登快死)

M. L. Inghilterra (英國快打) 等。我會看到「艾登快死」兩次；看到「Negus快死」兩次 (Negus 就是阿比西尼亞王)——阿王據說是不大被注意的；看到「英國該死」一次。有時我又在壁上或標語上看到 W. Binda。後來我問了別人，纔知道 Binda 原來是一個腳踏車賽錦標的獲得者。

標語成了現代羅馬的流行物，但是誰也看不到一九一九年曾經發現過的「列甯萬歲」或「斯大林萬歲」或「莫斯科萬歲」的標語。那墨沙里尼自詡會從他們手中救出意大利的數百萬共產黨和革命者到那裏去了呢？有許多是被「肅清」、拘囚、或放逐了。有許多是完全改變了。那至今未改的也許恐懼着或期待着他們的時機。在寡頭統治之下，無組織的反對是不能見效的。理智有時統制着政治的鬭爭，把共產黨的口號寫在法西斯的宣傳單上，這顯得還是太早。

法西斯蒂正想利用仇英和制裁的每個機會。以後如果經濟上發生了大困難，那不該怪法西斯主義或戰爭，而應當惟英國和日內瓦是問。下面一段法西斯黨團

在標語上誠告公民的話，是到處可以看到的。

「米蘭人，在世界大戰的第十七周年中，我們見到無產的法西斯的意大利已經起來，已經集結於她的國王和她的首相之下了；她對生存的神聖權利的防護是無敵的，她求勝利的決心也是無敵的。士兵們，黑衫黨員，米蘭人！當意大利在世界大戰中受了六十七萬死亡和四十萬創傷的損失後，日內瓦就發動巨大的制裁機構，加危我們對於「太陽下地面」的征服。反抗這種對我們的生存和威信的進攻！爲了正義和文化，讓我們加強我們堅決不撓的意志。意大利萬歲，我鼻萬歲，首相萬歲。」

一隊水手拖着幾架輕便的大砲在路上經過，由一黑衫黨員在前面領導着，他吹着哨子以引起人們的注意。只有一個老人在舉手行「愷撒」式的敬禮。過路的羣衆却並不駐足注視。一般的說，誰也不會感覺到空氣的緊張。四周毫無戰爭的空氣。到邊境時我的行李沒有被啓視，邊境當局和旅館檢查員也並不怎麼注意我的護照。在教堂的廣場上，有一隊約莫二十個的法西斯黨人，穿着各色各樣的制

服，腿部佩着短劍，肩上披了大氅，在那裏閒行，——早上我就看見了他們，直到我長途繞行邊境回來時還是看見這「原班人馬」。他們除了吸引人們注意或互相打諢外，似乎毫無事事。他們笑着，吸着烟，有時大家互相在背部扭毆着，只有他們的軍裝也許會使人想到意大利是在從事戰爭了——當然不是由於他們的態度。我所得的印象是法西斯黨人或甚至全國的民衆仍把這次的征阿當作一種大規模的國家「野宴」(Picnic)。他們並不加以重視。其實這還只是困難的開端呢。

x

x

x

x

今天我跟一個大紡織業家談話。他說米蘭大部份紡織廠所有的棉料存貨是不能再維持一個月了。他們目前無從得到新的供給。政府所有的外國通貨和金子都用於貯藏大量的石油。米蘭附近的一家氈帽廠，所有原料只能維持兩星期。羊毛和棉花都不能大量地輸入了。我又問他關於法西斯合作組織的情形。「那是絕不可靠的」，他回答說，「墨沙里尼只想用這當作威脅來控制我們罷了。國家管理

是苛刻的，但是我們的資本終究是我們自己的啊。」無論如何，他是個激烈的反法西斯者。他痛恨着這種統制。他預言制裁在最近的將來必將引起嚴重的失業。

政府正鼓動着人民募集一筆百分之五的新戰債。有一張募債標語畫了一個帶着拿破崙帽穿着釘鞋的負槍兵士。他正看守着阿比西尼亞土地上的一具犁鋤。還有一張描述一個帶了許多犁鋤的兵士。這用意就是告訴人民說那東非的遠征軍是不再回來了。他們將留着耕種阿比西尼亞的田地，因此意大利的人口過剩也就得了救濟了。這可還得等着瞧。白人在熱帶非洲的大規模殖民，還不會有過先例呢。第三張的勸債標語，則是一個意大利軍官同他那當着童子軍的兒子行禮，這標語的意思就是說，「爲了你的孩子們，捐助些吧！」

過了工作時間我跑到影戲院，影戲院是漆黑的，因此，人們在裏面儘可以自由表示他們的感情。第一幕放映的是新聞片。一艘滿載兵士的輪船啓程駛到里特利亞去。全院觀衆沒有人拍手。坦克車向阿斯瑪拉一座小山衝上去，沒有人拍

手。德波諾將軍在阿杜瓦附近檢閱意大利軍隊，有一個人拍了會手，但突然靜默之後，接着便是一陣尖銳的喧鬧，這實在比沒有喝彩還不如。兵士們把他們所得的新資寄回家來。沒有人拍手。

我問一個意大利的藝術家爲什麼不到阿比西尼亞去。他說，「讓別人去打仗吧。」我又把同一個問題問一旅館的職員。他說，「讓那些沒有事的人去打仗吧。」他以爲戰爭是正同一種公共工程一樣。全國人民對於戰爭似乎都很少熱心。制裁和全世界國家的反對使法西斯蒂趁機鼓起了全國的愛國狂熱。但是兩個月來的制裁和油禁的可能却已使法西斯蒂膽寒了。

墨索里尼爲什麼要戰爭

墨索里尼是深信戰爭的無上權威的。「法西斯主義」，他在一九三二年曾經這樣寫着：「決不以爲永久和平是可能的或是有望的。爲什麼呢？因爲只有戰爭纔能極度發揮人類的一切力量，牠給那些能夠公開作戰的國家加上了莊嚴的冠冕，任何其他的嘗試是不能跟戰爭比擬的。」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墨索里尼對下院說：「我把意大利國家當作永遠處於戰爭的狀態中。我曾經說過，而且要反覆說着，以後的五年或十年，正是決定我們國家命運的生死關頭。這幾年爲什麼成爲生死關頭呢？因爲國際間的鬥爭已經開始了。牠將隨時代的推進而更加尖銳，我們以全力出現於世界舞台是不甘後人的。」在掌聲雷動中他又說下去：「至於我，生存就是爲了戰爭，爲了冒

險，爲了拚命。」這就是墨索里尼對歐洲忠誠的告誡。自然，沒有人聽他的。

惟恐有人對他的志向還有疑惑，他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又重述了一次。「法西斯意大利的根本義務」，他說，「便是充實海陸空的軍備。我們必須能夠動員五百萬人，我們必須加強我們的艦隊。我們的空軍，必須增強到牠的軋機聲掩沒了半島上一切嘈雜的聲浪，牠的翼子遮暗了無邊的天空。這樣，在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〇年之間，歐洲歷史發生悲慘的一幕時，我們便可以使我們的聲音響亮了。我們將使我們的權威獲得世界的公認。但這當然是需要好幾年準備的。」墨索里尼真是一個偉大而活動的人物。他也是歐洲最坦直的政治家。誠如羅馬一種日報 O tobre 永遠在報頭揭示說：「墨索里尼總是對的」。而現在，我們正是在「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之間」了。

墨索里尼的企圖是在對外征服。個人的野心，個人的驕傲，政治家對於自己的歷史任務的觀念，使他的政策成了形。墨索里尼自以爲是現代的凱撒，夢想過

一個新的羅馬帝國。羅馬是永遠美麗的城市，墨索里尼在修建羅馬古跡上盡過不少力。我一到羅馬便往偉大的派拉索維尼齊亞去。那是用從古羅馬大戲場 (Colosseum) 搬來的石料造成的，從前是教皇的私產，現在成爲墨索里尼的司令部了。從這兒有一條廣闊的帝國大道，一旁是圖拉真的牌樓 (Forum) 和石柱，另一旁是羅馬牌樓，一直通到莊嚴偉大的大戲場。羅馬牌樓之前有一堵磚牆，這上面墨索里尼嵌了四塊大理石的地圖。第一圖是歐洲非洲 上部和近東，用純黑光亮的大理石砌成，海的周圍鑲着綠的條紋，羅馬城則用一圈咖啡色的來表示。是紀元前八世紀羅馬建立之初的情形。第二圖代表紀元前一百四十六年時的羅馬帝國，那咖啡色的一圈推廣開去，包括西班牙的一半，科西加 (Corsica)，薩地尼亞 (Sardinia)，意大利，伊利亞 海岸——今之南斯拉夫——馬其頓，色雷斯 (Thrace) 和迦太基城。這是布匿戰爭後的情形。紀元後十四年，如第三圖所示，羅馬統轄着西班牙和法國的全部，德國萊茵河以南，歐洲南部到多腦河爲界，君士但丁堡和

牠的內地，小亞西亞，西里西亞，安提阿（Antioch）敘利亞，巴力斯坦，埃及和南蘇丹，里比亞，迦太基全境，以及奴米底亞（Numidia）的一部分。圖拉真（98-117 A.D.）把帝國發展到最高頂點。他的疆界除過去的咖啡色全部以外，還加上不列顛德意志（遠及波羅的海）巴爾幹（幾乎到了俄羅斯）卡帕多細亞（Cappadocia）亞美尼亞（到裏海的全部）美索不達米亞（下至波斯海灣）以及阿拉伯。墨索里尼當然是在注意那張第四圖。他的羅馬祖先在他們想佔領阿比西尼亞之前征服了英國，現在，墨索里尼卻要把那先例顛倒過來。

理智告訴我們，那磚牆上是沒有餘地可以再容納另一幅的地圖了。但法西斯主義卻仍用盡方法把帝國主義的崇拜心理印進國民的腦中去。「帝國不斷地興亡着交替着」，昨天有一個盛氣的法西斯黨人對我說，「難道不列顛帝國就能永久的持續下去嗎？」這種論調是到處可以聽到的。五天以前我曾經和羅索尼作過長時間的談話，他大概可算是意大利的第三個人物。他說：「有人以為世界是穩定

的，可是歷史的動力却是不可忽視的啊，我總是信仰帝國主義的。」墨索里尼自己也曾經幾次解釋過這種教條。在一九二六年，他說：「意大利要求列強承認她的陽光和土地的需要，如果她們不承認，意大利只得採取斷然的處置了。」

「非洲和東方」（那就是小亞細亞）是意大利發展的方向，如墨索里尼在一九三四年三月所說的。他有幾個「徒弟」，是更來得確定。他們想到阿比西尼亞，那是當然的，還有埃及和印度。意大利人會竭力想組織和誘惑印度的留歐學生，那是一件事實。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二日，阿比西尼亞戰爭開始後九日，羅馬的“Massaggero”報說……

意大利在印度的經濟和道德的立場上已同時得到非常優越的地位了。全印度已在對統治他們的異族總督的一致憤恨情緒下聯合起來了。印度願向對英國挑戰的國家表示敬意。……英國想煽動有色人種來反對我們顯得是失敗了。印度的大多數民衆是都能明瞭此中利益的，那就是意大利向非洲的推進，正無異於印度的復活……淪爲奴隸的印度人正把我們視作最後的一綫希望呢。

那傑布江斯基領導下的猶太法西斯民族主義者竭力主張由意大利代管巴力斯坦。意大利當局更會給他們以激勵。意大利會把目光注視着敘利亞。羅馬想在阿拉伯半島上的葉門得一立足地的企圖，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這種野心是不會有止境的。

帝國主義幕後的動機是很不一致的，輿論也時常隨着改變。的確，近來有少數學者提出帝國主義不再因經濟原因而產生的論調。因此墨索里尼的政策可說是異常有趣味的問題，如果我們知道法西斯帝國主義的來源和性質——這對於那混亂的世界也許有着很大關係的。

在羅馬，那意大利帝國主義的歌手非常多，而且都振振有辭。「我們是一個年青的國家」，他們說：「法西斯蒂才喚起了我們的力量。只是意大利很貧窮。人口又擁擠得不堪。我們不能聽憑永久的處在困厄之中而不想掙扎。外國，尤其是美國，現在都拒絕我們的移民，在從前，向外移民不但可以減輕人口的壓迫，

而且還可有大量的財富匯回祖國。加之，關稅壁壘的高築，又限制了我們的輸出；世界的恐慌更加深這種形勢的困難。我們必須爲我們的過剩人口，爲我們的貨物，爲我們的勞力，找出出路！」

但是爲什麼法西斯蒂一定要把對外發展奉爲信條呢？難道對內發展是不可能的嗎？這個問題會由墨索里尼回答過，他不時又回復到他現在所否決的早年研究馬克斯主義時的理論。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廿六日下院的演說，他說：

諸位，要使意大利成爲強有力的國家，她必須在二十世紀的下半期有六千萬的人口。你們一定

要問：「六千萬這許多的人口怎麼能容納在這個國境中呢？」但是在一八一五年意大利還只有一千六百萬的人口時，也有過同樣的責難。那時候恐怕也有好多人相信在我們的疆界中要像現在這樣容納四千萬人口而且在更高的生活標準下簡直是沒有辦法的吧。

黑衣相從沒有過更聰明的言辭。這種反馬爾薩斯的學說已爲各國的經驗所證實了。正同意大利的人口，沒有殖民地的幫助，在一百二十年中由一千六百萬增

加到四千萬一樣，那全世界的人口因着資本主義生產量的增大和公衆衛生的改善（這也是由於生產量增大的系數）的結果，也有了大量的增加。對於這一繼續不斷的發展，可曾發生什麼阻礙呢？

我拿了這個問題去問意大利農業部長羅索尼，值得注意的他是大法西斯十八人會議的會員。談話完畢後我把他的言辭紀錄下來交他簽了字。他最先講到意大利農業的進步，她的小麥的收穫，以及每一公頃的多量生產。在原則上我們同意小農的各自墾殖是比替大地主工作可有更大的收穫，而且可僱用更多的人工。於是我對他說：「你們現在是獨裁的。爲什麼不把土地化爲國有呢？」「獨裁」，那部長答道，「是政治上的事，不是經濟上或社會上的事。我們不能從大地主手中把土地收回。我們也不能代定我們向地主收買的地價。在意大利所定的地價跟法國、美國和其他各國是沒有兩樣的。我們將依照過去的程序收買未經開墾的荒地。如果地主願意將全部地產出賣，那是對的；如果他只願出賣一部分而留

餘下的自己墾殖，那也是對的。那些農夫收受了地主出賣的土地要經過十五年到二十年的時間才能償清。有時他們成爲地主的共同種植者。這樣我們五年以後可開墾二百萬公頃的荒地分配給四十萬的農戶。法西斯政府正爲那些新的居民準備住宅、設備和牲畜呢。他們在二十年中也可以償還了。」

這種辦法一定是弛緩而不適當的，因爲牠在政府的財政上加上了一筆重大的負擔。許多地主以虛構的高價出賣他們全部或部分地產而暴富了。而且，也有許多的農民在那困難的新事業的開端，不敢貿然担負這樣巨大的債務。也許就是爲了這個緣故，「人口稠密」的意大利還有許多尙待開墾的荒地吧。據去年十二月七日羅馬教的日報所載各省的法西斯農民協會領袖在羅馬開會要求土地分配。我於是堅持着，對羅索尼說，「你們要補救意大利人口的過剩爲什麼不打國內的土地改良入手，而偏要征服阿比西尼亞呢？」

「戰爭」，他回答說，「也許有是經濟原因的，但是主要的原因却還是道德

的和政治的。法國獲得殖民地並不是因為她的人口過剩，英國也是這樣。經濟問題雖屬重要，可是國家也不能單獨地依附經濟條件而存在。意大利在文化方面將有新的貢獻。一種新的制度一定能改良阿比西尼亞的現狀的。墨索里尼已手創了一個負有文化使命的新國家。」

這些話不能使我滿足，於是我又說道：「你們是獨裁的，你能把人民送到戰場上去或者叫他們死。你們却為什麼不能把地主所有的荒蕪的田地拿來給農民們呢？」

羅索尼先生，使我發生很大的興味，他也以一樣坦直的態度回答着：「那就是所謂奸雄政治啊。農人們是一定要有指導的，『把土地給農民』，那不過是一句話罷啊！那應該要有組織的。然而我們是法西斯主義者，不是社會主義者。」但羅索尼原是跟墨索里尼一樣常被稱為社會主義者和工人的。這使我對這次會談感到特別有興味。隨後我們又談到關於合作社的事情。他說：「意大利的合作社

是由資本家技術家和工人組合起來的。技術家實在創造並指導實業。他們必不許作爲資本家的工具，他們必須領導工人。技術家實是工人和僱主間的橋樑（這些使我想起了美國的「推克諾克拉克西」制），工人自己是沒有執行能力的，如果他有才幹，他便可以昇到資本家的水平綫上。我知道社會主義的領袖，當他們發現了自己的才能時，便去和資本家站在一起了。工人們應該好好地組織起來，別讓他們自由放縱。罷工是一種愚笨的舉動。我不是布爾喬亞。我們是反布爾喬亞的。」

墨索里尼是合作部的總長。而實際上總長是由次長拉底尼代理着。拉底尼也會和我隨意談到合作社的性質。他肯定地說：「合作社要想在廠主和工人之間找一個共同的立場，可是結果廠主還是廠主，工人還是工人。……合作社的制度不是反資本主義的。」這最後一句話他說了好幾次，並想設法證明牠，爲了要使我相信。

拉底尼和羅索尼最精彩的演辭是我在上院所聽到的。墨索里尼也在那裏受人

熱烈地歡呼着，但當披得蒙的皇子和四位護從的皇族到來時，那「薩伏衣」，「薩伏衣」轟雷般的歡呼聲，却也使我不敢相信他們以前曾否受過同樣的歡呼。這五位貴人到上議院來，並不坐他們華麗的自動車，而是坐着雙轡的馬車來的。這不過是一種無意識的習慣，但却也可算是一種象徵，一種保守主義的尤其是對於地主有密切連繫的象徵。上議院中有許多地主貴族階級的領袖。那是很明顯的，皇室貴族和地主的特權階級存在一天，那意大利的全部荒蕪的土地便沒有分配給鬧着土地荒的農民的一天。在上議院中，除了學術界和軍政界的代表外，還坐着許多的大企業家。那又是一種特別賦予的權利。墨索里尼當然討厭這些反動團體的。他只有設法把立法的機能減低，但有一點却是可以證明了，那政治的獨裁者在經濟和社會方面却是不能完全由他獨裁的。

這就回答了墨索里尼爲什麼要發動東非戰爭的問題了。十四年前，意大利幾乎發生了社會革命。工人們實際上已佔據了許多的工廠，如果有更堅決的領導，

也許他們早已成功了。農民們皆公開地對他們淒慘的生活叛亂起來。資本家都嚇壞了，經濟也失却了力量，只對着意大利在大戰中的所得失望，除却膽小如鼠的法格得外，再也找不到一個比較強幹的人材。於是就來了墨索里尼。當時國內曾經過許多次的武裝衝突，其中有一次便是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蒂派跟羅索尼的社會工團主義派衝突。墨索里尼終於把羅索尼和其他的人都一起收在他自己的幕下。他以陰險的手段消弭了反對的勢力，並且得到維持現狀派的擁護。接着在那有名的羅馬進軍後，便以皇命組織法西斯內閣。墨索里尼又撲滅了工人的組織。他以新的希望和自尊心激勵布爾喬亞。當時鄉村和都市中仍希望着社會革命來解放新的生產力。但是那些希望革命者被壓制着，而反對革命者却很得勢，結果只形成了一種政治的變化。在墨索里尼的壓力之下，這種舊時的問題還在醞釀着。墨索里尼只是盡力地幹。他創辦了許多公共工程以救濟失業，同時却因此增加了國家的負擔。他對於布爾喬亞嚴密地監視着，雖然他曾教他們自尊，可是他却並不尊

重他們。他繼續地救濟他們，使他們不得不馴服。也許他也注意到下層階級的貧困，可是他却不能也不願從事任何經濟或社會的基本改革。

在地主和城市布爾喬亞的生活限度內，墨索里尼對於意大利的經濟方面確已盡了他的所能。但不久他又敏捷地覺察到這種限度是太狹隘了，便開始準備另一種的刺激。這種刺激並不是在帝國發展的經濟利益。法西斯蒂他們自己對於征服阿比西尼亞所得的物質利益也很懷疑的。羅索尼對我說：「我們在阿比西尼亞的行軍，完全靠着大量的金錢並利用空荒的土地。」意大利爲了開發阿比西尼亞不得不借外債，借到了她才能用以購買原料在國內鑄造軍器。一九三四年在伊里特里亞全境只有三千四百的意大利居民，其中大多還是官吏和教士。什麼能夠保證在阿比西尼亞會有較好的結果呢？

法西斯蒂往往注意其他比物質條件更重要的東西。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Messenger”報所載羅馬長官波大依一文中，曾說：「自然，阿比西尼亞的財

富是問題的因素之一……是許多因素之一，但並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意大利負有一種使命：她必須去宣揚文化。意大利是壯健的，她必須宣洩她的熱情和勇氣。假使意大利在國內發展有很大的可能，她的統治者對於後輩青年也許就要這樣說：「預備富強起來啊！創造新的機械！建設新的實業和城市，領導着意大利趨向偉大的經濟建設！」然而這些可能是並不存在的。所以統治者說：「戰爭是光榮」——爲戰爭而戰爭。這種神秘的崇拜在處於經濟和社會的絕境中的政府成爲必需了。像血和土地這種抽象的價值以及所謂把歐洲的文化帶到黑暗的非洲去這種高調兒，竟能得到實在的效果，驅使千百的人民去作最真誠的努力和最大的犧牲，這未始不是近來宣傳和教育的力量吧，——雖然現在只有少數的意大利人還在信服征伐阿比西尼亞的高尙的意義。在寡頭統治的拘束之下，意大利法西斯主義作繭自縛着，却又想用利刀斬斷它。但是結還未斷，却先斬傷自己了。無論有着阿比西尼亞與否，法西斯主義者是必須面對意大利國內的問題的。因此，

這所謂神秘的崇拜一定將永無止境，而且必然會產生新的目標——埃及，印度？如果英國不經抵抗放棄了阿比西尼亞，到那時意大利也許更會說，佔領尼羅區域，是比教化阿比西尼亞還不費時和力啊。

不論他們在阿比西尼亞的收穫多少，意大利的法西斯蒂是永遠不會滿足的。在阿比西尼亞得不到什麼慰藉，墨索里尼也許是知道的。幾星期以前有人聽到他對許多外國人說，阿比西尼亞戰爭也許會把他激成去領導社會革命。他將怎麼幹雖不會說起，可是這却會有着深長的意義，墨索里尼已很明白地知道他是失敗了。

德國的備戰

我所希望這次逗留在柏林而獲解答的最重要的問題是：德國的食物和財政恐慌，是否會大大影響牠整軍計畫的完成？現在我知道了這個回答是否定的。

德國的工業生產已達到了戰後的高峯。但大都是既不能喫又不能穿的。德國把它大量的資金在軍用品上凍結了。據專家估計，現在有職業的人比之一九三三年一月多了三百萬——七十五萬以上是普通職員，七十五萬以上是士兵水手，而一百五十萬以上是工人；但那消費的貨量在比例上却仍是極低。從一九三三年一月到一九三四年十月，工人和小職員的實際工資，減低了百分之二十五，而德國生活水準在希特勒統治下的一般低落，約為百分之三〇到三十五。如果把生產品低劣的品質也算了進去，這衰落的情形還要糟糕些。希特勒和許多報紙都預料一九

三六年將有更甚的困難和犧牲。文斯楚 (Joseph Winschun) 在去年十二月卅一日德意志普通報上曾說：「工資的水準殆再不能忍受進一步的物價上昇了」。戈培爾則說工資是不能增加的。然而食物的缺乏却又使物價高漲着。誠如文斯楚自己所說，輸出是必須獎勵的，而「生活水準應該爲此擦減些」。一九三六這一年沒有什麼救濟和改良的諾言。可是，那敏銳的觀察家，無論是德國人或外國人，都以爲德國軍需工業的生產，在一九三六年的前六個月中，確將大大加緊了，只有到六月以後，因現金奇緊纔會減低下去。德國軍隊的技術工具——飛機、大砲、坦克車等等——將在一九三六年達到最高點，那時，軍隊就能充分應戰了。

然而從別方面看來，一九三六年却不能說是德國備戰完成的時候。全國徵兵纔只開始，國防軍的隊伍還不足與主要強國一戰。那增多的軍官和參謀們也不及學得現代戰爭所需要的效能和智識。歐戰的宿將已經老了，體格上固然不能勝任，技術上也落了伍。德國必須等候着，等候那班新徵的數百萬青年成爲能夠受

長期艱苦戰爭的兵士。但這要等到什麼時候呢？有的專家說是一九三七年，多數說是一九三八年，也有說是一九三九年的。國防軍現在連官兵合計約爲八十萬人，到一九三九年，就可有一百萬武裝兵士和二百五十萬的後備兵了，這纔是一個足以打一次初仗的大砲糧食的數量哩。

主要的問題是原料。政府一面將竭力以「清算協定」向海外購入脂肪，但一面却將盡可能的用外國通貨去換得原料的輸入。倘若遇到封鎖或國聯的制裁，德國因受自然富源的限制，也許支持不了長期的戰爭。德國每年的石油消費量爲三百五十萬噸，很少是在國內開發的。在有許多地方，鑛孔雖已鑿好，油苗雖有發現，但油井則都被封閉着留待將來的開發。綜合石油的製造業，有驚人的進步。德國已能出產每年汽油消費量的三分之一，一九三八年可以增到三分之二，一九三九年便可達百分之百了。如果馬路上的私人汽車絕了跡，那一九三八年國內的汽油產量是儘夠抵銷汽油輸入的必要了。德國現在還積貯着大量的石油。友好的

國家都給幫助着。空軍是需要極上等的油的，德國可缺少煉油的技術經驗。因此，那美孚公司（The American Socony-Vacuum Company）最近在漢堡建造了一所製煉廠，專事提煉航空油，這廠今年就可以完工了。

各處實驗室都在研究着鋼、鐵、銅、棉花和硫黃的代用品。當局對於一切不含鐵質的金屬在工業上的用處都有科學的記錄。當戰爭時這種貯藏——例如地下電報線——就將被採用的。德國並且投資匈牙利大豆，南斯拉夫鐵礬士（Fauxice）和保加利亞煙葉的生產；在奧地利最大冶金廠阿爾賓蒙登公司（Alpine-Nontan Company）的三百萬股份中，德國的聯合鋼鐵廠（Vereinigte Stahlwerke）就佔有了一百七十萬股。德國之所以這樣做，原想在戰時從這些源泉取得原料的供給。

軍隊的定貨是德國重工業的主要糧食，而重工業的活動也全受軍事計畫的支配。勃蘭登堡的奧貝爾（Opelt）大汽車廠，正由軍部主持建造着。在德國，還有

普通摩托工廠和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的工廠，雖然是美國的資本，但却不許任何美國人進去；因為牠們是製造軍備的啊。

整個德國是一個大軍營。像我這種久離德國的人就可看到國防軍的軍車和制服的顯著增加。現在，在柏林街上疾馳過的普通軍車，都用假裝掩飾着。這是實際備戰的一面，但也就是心理備戰的一面。說到心理備戰，現在正是每天每點鐘在報紙中，無綫電中以及學校中極緊張地進行着。

德國的心理動員是非常重要的。每個國家都在公開地擴張着軍備。這種現象成了一種常態，誰也不再想着每天早晚從數萬萬人類中竊去的鞋、襪、襯衫、麵包、肉、牛油、藥品、以及舒適和快樂了。有時人們甚至會歸結說趨於這樣瘋狂狀態的人類，確平該有戰爭來肅清一下。心理動員就是在刺激人們接受擴張軍備結果的貧困的因循態度。每個政府告訴它的人民說，軍備是保護或維持國家威信和光榮所必需的。德國的報紙常對希特勒表示敬意，因為他一九三五年三月十

六日的徵兵演說，恢復了德國的驕傲和自信。據說，德國就是爲此纔集中她工業的力量於備戰的。我並不輕視國家主義和愛國心在政治上的意義。但我却不信「納粹」整軍計畫的主要目標是爲了滿足這種感情。一定還有別的目標。怕是領土的侵略吧？德國的政治家是否認的，但是除此之外還能有什麼呢？他們儘管抗議否認。事實上，德國歸罪布爾雪維克的俄國發動侵略企圖，正跟羅馬歸罪阿比西尼亞是侵略者一樣。德國人硬說他們是和平的，希特勒的幾次演說常被柏林引爲德國深愛和平的明證。然而客觀的真理難道能求之於強辯者嗎？

德國人常是出名的不中用的外交家，理由是他們不大信任外交，因此便致力於此很少。他們尊重的是實力；他們嘲笑空談。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上台了。波蘭喫了一驚。因爲在前一年，國聯允許了德國軍備平等，所以華沙恐懼着由那絕對國家主義的「納粹」統治下的武裝的德國，將要嚴重地威脅但澤和走廊。因此，一九三三年三月，已故畢蘇資基將軍把五團的軍隊集中於德境的附近，並

響應英法對法西斯德國發動防止戰爭的企圖。據傳當時法國參謀總長魏剛（Gen. Weygand）對這意思會極為注意。到四月，波蘭軍隊佔據了但澤區的狹長地帶未斯忒帕拉堆（Westerplatte）。看來很像戰爭就要開始了。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希特勒在國會中發表了冗長的和平演說，他聰明地宣稱：「新的歐戰不能創造一種勝於今日的情況。……德國常常情願擔任國際間進一步的安全義務……德國已準備廢除牠全部的軍事設施了。」世界各國多半不知這種諾言原是爲了擋開一次迫近的戰爭。西歐列強自然樂於聽希特勒的話，因爲他們並不要打仗。巴黎也終於否決了畢蘇賓基提出的防止戰爭。

希特勒元首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又作了一次和平演說。最近我所碰到的德國人，個個都拿這次演說當做德國外交政策的基礎。這次演說含有兩個目的，其一就是討英國的友好。三星期後英德海軍協定果然簽訂了。希特勒是頗需要這個的，五月廿一日的演說就是對這的懇求。第二個目的則爲對布爾雪維克俄

國的仇視。希特勒自己劇烈地放肆地攻擊莫斯科，但第二天德政府却授給蘇聯政府一筆一萬萬馬克的長期借款。德國需要着蘇聯的原料——油、錳、木材，等等——想使她停滯的工廠開工。雖然莫斯科儘知道商業利益和政治同情應該劃開，她可終於沒有接受這個提議。

對於這次演詞，我們在這裏不能再作詳盡的分析，總之柏林常反覆引申着。牠根本的論據就是國社主義對集體安全制的反對。希特勒說，「當錯綜的國際義務的交織，減少了戰爭局部化的可能時，像第一次大戰這樣的慘劇便很易發生，而把許多國家曳入一次戰爭的危險也愈見其大了。」怎樣纔能使戰爭局部化呢？很簡單的。希特勒提議說，「當這樣的戰爭爆發時，別的国家應立刻從兩方面退出，不要讓自己受條約義務的束縛，自始即捲入漩渦中。」具體地說，就是一旦德國進攻捷克或奧地利或立陶宛時，別的国家，那受條約規定援助被侵略者的國家，應當立刻站在中立的地位而讓德國跟立陶宛或德國跟捷克他們自己去交戰。

於是，讓我們假定說，希特勒吞食了第一塊肉，再向着匈牙利或南斯拉夫去進展。這時候，別的國家仍舊不去干涉它，務使德國跟它孤單敵人間的戰爭局部化。如果有人真的相信希特勒所說德國決不是侵略者的這種遁辭，那纔可笑呢。我們姑且說，蘇聯攻入了波蘭。結果假定是波蘭屈服了。那蓄意侵略的莫斯科第二也許就會攻擊德國的，那末，如果趁俄國打敗波蘭之後，各鄰國大家起來集體地對付她，以剷除她方萌的野心，不正是對於德國有利嗎？這樣如果不是爲了阻止將來戰爭時對德聯合陣綫的形成，更有什麼堅決反對集體安全制的理由呢？我問遍我所碰到的德國人，都不能解答出來。我想這是不會有解答的。希特勒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演說，還證明着一種恐怖，就是德國已爲它自己保留了將來戰爭時的勢力範圍。其一是奧大利。希特勒會說他要奧大利「自決」。一個德國高級官吏會對我說，德國不久將在奧大利舉行投票，以斷定奧大利情願歸併德國與否。德國會拒絕擔保奧大利的領土完整。第二是立陶宛。希特勒在五月二

十五日那天說：「我們準備跟我們所有的鄰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只除了立陶宛。」但希特勒又說倘若立陶宛能夠遵守保障德國少數民族權利的米美爾法令，這例外便可取消。總之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解決尚需很長的時期。而且立陶宛還是進攻蘇聯邊境的階梯呢。

現在反蘇聯運動在德國極為流行。在他最近與法大使銀賽 (François Poncet) 的會見中，希特勒會費很多的时间攻擊蘇聯。在去年十二月十三日與英大使斐普斯 (Sir Eric Phipps) 的三小時談話中，希特勒化了更久的時候抨擊蘇聯。幾星期以前，希特勒會對鋼盔團的團員演說。他主要的題材就是反蘇維埃主義。親俄的論調是不能在德國報上發表的。為侵略蘇聯的思想和智識的掩護，正在積極進行中。有人認為這是危險的，因為他回想到德國在一九一四——一八年大戰中的失敗，正是由於德皇不採用俾斯麥的親俄政策，但希特勒置之不理。那準備不但思想的。一個見解完全與我不同的美國人最近在倫敦也對我這樣說，他雖沒

有證據，但他確信德日同盟已經締成而且是針對蘇聯的。德國正在訓練着日本軍用機的駕駛員。去年十二月，有二十六個德國航空專家從意大利跑到日本去。日本出席海會代表在去倫敦途中曾與戈林逗留了二天。其他的證據是不勝枚舉了。

但是也許德國在一九三八年前不預備戰爭，因此目前不至有立刻的變遷，這可是錯誤而危險的觀念。到了一九三七或一九三八或一九三九年，德國必不至處於單獨與各強匹敵的地位。如果德國在日本或波蘭或匈牙利找到了幫手，那日期也許要提早了。還有一層，那對德的假想聯合陣綫愈脆弱，大戰的慘禍也就愈迫近。許多德國人都以爲英國因有意大利和遠東的牽制以及惟恐倫敦受空軍襲擊的顧慮，除非受到直接的威脅，一定會站到下屆戰爭的圈外的。英國是否將爲奧大利、爲捷克、爲立陶宛也像爲阿比西尼亞而鬪爭呢？歐洲文化的命運，大概就靠這點來回答了。因此，一切都在乎德國能獲得的友人的多寡，以及能消除的假想敵人範圍的大小。現階段德國外交的最顯著的目標，就是把法國從俄國，法國從英國，以及

俄國從英國分開。同時牠又竭力緊緊的拉攏倫敦，以爲中立的預備。但卽此最重
要的目標，也須視德國對意大利政策而定。一個衰弱了的意大利可使德國在奧大
利較易插足。就另一方面講，因爲同是不滿現狀者，意大利在下次大戰中也許是
一個幫手。然而意大利也能祖法以對德的。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的失敗，將必繼
以墨沙里尼的坍台，這對於德國法西斯主義，無論在國內或國外，都是不利的。
這種失敗，如果再受國聯集體行動的加速，將必成爲後繼的侵略者一個可怕的
「前車之鑒」。因此，德國是懷了希望，恐怖和猶疑，觀望着意阿事件。牠不想
以言辭或行動觸怒英國；但却也不願疏遠了意大利。這樣的「中立」就是德國所
指爲他們和平主義的明證。他們正等着看風向呢。

意大利征阿所造成的最緊張時期並不會與德國所造成最緊張時期併合，這是
歐洲的莫大幸運。要不然，這兩個國家竟是聯合起來，歐洲將成一團糟了。歐洲的政
治家都感到在德國問題成熟以前，必須先解決英意阿的鬭爭。事雖聰明，却也困難。

德國見聞

我這次到柏林，距一九二一年十二月第一次來的時候差不多有十四年了。自從一九二一年以後，我每年總得到德國來一趟，有時要長住幾個月，有時則只有幾個星期。我從不知道在那裏是這樣的悲觀的，即是在通貨膨脹的最困苦時期也不至這樣，那時人民的受苦還來得更大呢。從前德國各階層的人民以為他們的悲觀可以用奮鬥來克服，樂觀可以用意志的努力來得到，但目前的現實已把這種幻想打破。他們是被困在永久的愁霧中了。改進的希望簡直是沒有的。官方報紙常以動聽的公正態度，發揮着同樣的論調。那宣傳部長戈培爾在新年的廣播演說中宣稱「政府和國民，在過去一年中同樣受盡了困厄並且在未來仍將這樣。」他說到了「貧乏，騷擾，和犧牲」。「犧牲在戰神的壇前」，是一般德國人的論調，

我跟他們一同傾聽着那位希特勒賢能的合作者的詞令。在德國每一家庭中的餐桌前面，踞坐着一個看不見的健啖客，在別人沒有動手之前，他把牛油、肉和蛋都吞食盡了。他頭上戴着鋼盔，他的嘴就是砲口。

許多德國的公民——自然是指優良的亞利安人，因為他種人民已在諾倫堡失了公民權，他們在本國已成爲無國籍的游民了——差不多以同一的論調嗟怨着同一事件。這事在牠本身當然是很重要的。「我們是被許每年有一次選舉的，」他們說，「爲什麼一九三五年沒有舉行選舉呢？」知識階級，政府僱員和工人紛紛詰難着這個問題。他們只有一個回答：「也許當局者對於結果懷着恐懼吧。」這正顯示着「納粹」是已經知道了民衆的情緒的，他們却只好裝聾作啞當做不知，因爲自從希特勒在三年前執政以來，從來不會有這樣廣大的反對之聲啊。

我跨進柏林西端的一家大書店，要幾種政治的著述。店員把新評論介紹給我，我說我原是評論的經常讀者，覺得內容非常動人，可是這位新評論的編者及

其撰述者在冗長的篇幅中却不會有一些有意義的辭句，也不會貢獻一個獨立的思想。「那是有他們作用的呀，」店員回答說。於是他又提出一本標題國土的重要的小冊子，是描寫貴族對於土地的愛好和忠情的，他還說：「本店在今日要算是敢於對當局取敵對態度的一家了。」

許多的柏林街道近年來都換了名稱了，例如馬太教堂大街已經改爲卍字旗街了，就是記憶力極好的人，也往往難免弄錯。我問一個賣輕氣球的小販某某街在那裏。「那只有上帝知道，」他回答說，「他們把一切都改換了。」他的聲調激動了我去和他交談。他曾經在「韋定」做工（那就是柏林的普羅區域，有時也叫「紅韋定」），二年的失業，使他不得不到鄉村去。因爲他是一個行商，他沒有接受賑濟或工作的權利。「但是工作是不會給像我這樣年紀的人的。」他已是四十六歲了。像他一輩人，除却「瞑目而死」外，真是沒有什麼可做。「事情是只會更壞的。」他已沒有希望了。他的兒子也只能夠希望去打仗。上星期他被監禁

了四天。「我正和幾個鄰人絮談牛油缺乏的時候，給一個希特勒主義青年團的十六歲的女郎聽見了。幸而我的文件（國社黨文件——譯者）帶在身邊，他們才把我放了。」我於是刺探他：「那麼這大概就是說你不是共產黨人或社會民主黨人罷。」他說：「唉，心裏想着什麼，是不必寫在紙上也不必露在臉上的。」我站着跟他約莫談了一刻鐘光景，他對走近跟前打聽氣球價錢的人，總用一句不自然的「希特勒萬歲」來問候他們。他的胸襟鈕孔上面繫着一枚鐵卍字章。

一個住在諾易克倫工人區的老友告訴我關於那裏工人的情緒。他們時常懷疑着希特勒的統治，可是當他們有人得到職業時却又會緩和下來，雖然還含有一些愠怒。現在失業增加了，冬賑的善舉已不夠應付且將難以維持。肉類的不足不僅是牠自身的難堪，也正說明着政府當前的嚴重困難。「如果牠輸入牛油豬油和肉類，那末原料的進口便要減少，工作也將隨而更少。如果牠輸入原料呢，我們便沒有肉可喫。在去年聖誕節前幾星期，那裏確是沒有肉類了，工人們到工廠去只

喫些乾臘腸夾麵包，而且臘腸又壞又貴，工人們只是叫苦。」他又告訴我下面一個故事。幾星期以前，在諾易克倫發現了一張標語，上面寫着「德國共產黨是永生的！」「納粹」便在下面添寫一行道：「星期五晚上請到某某廳共作公開的討論，我們保證你們的離席不受任何阻礙。」第二天早晨共產黨已塗上他們的答覆：「這簡直是空說。」「我們現在正在鋼盔團服役。」原來許多的急進黨員已加入了鋼盔團和其他法西斯組織，這與其說是悔悟無寧說是爲求保護。後來一位外國的外交官又告訴我諾易克倫同樣的事件，他並且講了下面一段趣事，那在柏林的社交界和咖啡店，是作爲談話的資料的。戈林將軍，他在法西斯主義者中是享有「自由主義者」的令名的，有一次去參觀一家工廠，他召集了工人打算跟他們作開誠暢談，他叫他們盡量率直坦白地說。「你們儘管依我的話說出來，我可以担保你們毫無危險。」於是他開始問他們對於政治的信仰。「請告訴我你是站在那一方的？」他對一個灰色頭髮的工頭問。「我是共產黨員已好多年了，」那人

回答說，「你現在還是共產黨員嗎？」「是的。」「在這廠內有許多共產黨員嗎？」戈林追問着。「啊，也不過百分之三十。」「其餘呢？」「大約有半數是社會民主黨員，」有人搶着說。「餘下的百分之二十呢？」戈林還滿懷了希望問着。「他們是基督教社會黨員。」「那末國社黨員（納粹）在那裏呢？」戈林不知所措了。「我們都是國社黨員，」幾個人微笑地回答。這種避免用以「軟禁」或比軟禁更惡劣的懲罰的保護方法，是很普遍地被採用着，牠使希特勒主義者的工作紛亂，使他們算不清他們實際的擁護者。

一個信基督教的德國女子告訴我，她最近已把她的女兒從政府學校送進天主教學校去了。她的女兒正是十五歲。在以前學校中，她時常聽人說「她不久將做國社黨的母親了」，她應該知道「她對於國家的任務」。十三四歲的男孩子都是反猶太的暴徒的經常讀者。這刊物細膩入微地描寫猶太人如何蹂躪亞利安婦人而實行「種族的破壞」。因了這種關係和其他原因，許多的父母都把他們的孩子送

進天主教學校中去了。在一處的這種學校中——現在學生很擠——收納着四十個的猶太男女小孩給以優越的待遇，並爲他們特設希伯萊文一科。公正的德國人痛惡政府的排猶政策。「猶太人是不會像戈培爾和羅森培所說那樣壞的。」納粹孩子因着他們自己的優越權，時常護送猶太孩子從學校到家裏去。

在柏林的公共汽車中，我看見有許多的座位空着，可是有好幾個乘客却依舊站着。原來他們是猶太人，如果他們坐下來，亞利安女子或男子便可以扭動身子或裝着醜臉表示抗議。因爲永遠這樣的被屈辱，德國的猶太人便被迫處於經濟政治的完全絕望中了。他們必須隨時低聲下氣的，他們被擠於各種場合之外，有些地方雖無明令禁止，可是他們深怕受到叱罵或侮辱或迫令做違心之事。當我在坎本斯基飯店小食的時候，一個褐衫黨員挈着一只錫箱進來募捐。這時候不知道猶太人是否捐助還是拒絕。如果他不捐出將怎樣呢？在那飲食店裏，我要了一客巧格力冰淇淋，味道很壞，我對待者說：「這冰淇淋中一定放了一個腐壞的雞蛋吧。」

可是他辯解那裏不會有腐壞的雞蛋的，因為他們根本沒有一個雞蛋啊！他們是用雞蛋的替代品的——這兒還是柏林最優美的飲食店之一呢。在里普什格街的一家大商店中，一個女店員以憐憫的眼光對着我，當我問她：「這是純羊毛的嗎？」她說：「在德國現在沒有東西是純羊毛做成的了，至少有百分之十的棉花和人造羊毛攪和着。可是我們是被嚴格地叮囑着應該說那是純羊毛的。」

在德國人中我到處可以發現他們在各方面拿壞話來攻擊當局。今年元旦，我在一家華貴的旅館中午餐，我問侍者說，「昨天慶祝的生意怎樣？」他說「很好。」「可是總不及去年吧？」我又問。「不，更加好些，」他說。「我想那裏一定有許多外國人吧？」我搶着說。「啊，」他答道「很少外國人是出得起這樣高貴價格的。顧客中有些是企業家。但是大多數還都是國社黨官吏。」有許多流行的故事是在諷刺着國社黨官吏們的華貴的別墅、汽車、和奢侈的生活。例如戈林，戈培爾，萊博士達萊，以及羅森培等都是被嘲罵揶揄的標的。從政府的立場講，這種

民衆對於「納粹」嘲弄的態度確是最不好的現象。只有希特勒是被尊敬着的。此外，無論大的小的，都沒有道德的威信。知識階級特別地指摘當局把他們的國家和德國的文化在國外弄得聲名狼藉。一位未被希特勒主義所蒙蔽的自由主義作家對我說：「那『納粹』硬說他們是防止布爾雪維主義破壞歐洲文化的堡壘，我不敢相信任何外國人會重視這種主張的。文化是應該從國內發揚起來的啊！」那裏有許多人悲憤着美術和文化的沒落，許多德國人竟抵制戲院和影片，從我看過的一張影片看來，我就不能怪他們了。只有歌劇是被他們歡迎的。戈林便收服了柏林僅有的二個歌劇團，使他們不得跟戈培爾接近。他給最高等的藝術家以極大的薪資，而且也收納猶太人。布來黑，那普魯士國家歌劇團的猶太指導者，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受着熱烈的歡迎。還有，「國社黨內部的互相傾軋」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戈林反對戈培爾；韓甫斯坦該爾又公開地反對戈培爾；黑色制服的國防軍又嫌惡着羅森培。希特勒在他給國防軍的新年文件中，並不講起國社主義、革命或

者政黨那一類的事。同樣地國防部長白隆培將軍雖提起了希特勒，可並不涉及他是當局者的意義；又如陸軍總司令弗列區 (Fritsch) 將軍和海軍總司令藍台爾 (Raeder) 上將也不談希特勒或國社主義的。可是如果說政治的變化要從武力開始的，那便是大大的錯誤。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已有了很多的改造成就，他們還希望做得更多些。

我和一家柏林日報的一位著名的記者坐在很熱鬧的咖啡店中。他雖以寫作擁護納粹的社論為職業，可是他對我談話時所表露的態度却顯然是反納粹的。他告訴我德國的大多的新聞紙（連他自己的也在內）是怎樣銷路慘跌，只有人民日報跟法蘭克福日報是例外的，因為前者是黨政機關必須閱讀的，而後者則因被許有幾種批判的自由，目的在使至少應該有一種德國報紙在國外得到相當的信譽。他拉雜地談了許多關於政府的事，隨後又談到各種趣事。現在特舉一例如下：有一個荷蘭孩子和德國孩子在邊境上相遇，那荷蘭孩子說：「噯，我們有牛油。」

「對咧，」德國孩子反駁道，「可是我們有元首，希特勒。」「嘿，」荷蘭孩子說，「我們有牛油，我們還有女皇，而且不久我們也要有元首了。」這個理想的荷蘭孩子也太熱中了。

在一整個的晚上，德國的知識份子又報告我許多關於一般情形和他們自己生活的故事。他們談論工人、政府官員、和農人間對於法西斯蒂的仇視，他們反對納粹的法律和物價統制以及其他的束縛。「那麼，那一部分的民衆是真正政府的擁護者呢？」我問。「一個也沒有，」是他們一致的意見。他們更證明在三年中，曾經有過百萬人數擁護的國社黨已失却牠的人民的後盾了；因此他們才不敢舉行選舉。牠的唯一的忠僕只是那有訓練的武裝國防軍，納粹的護衛軍——他們都是吃得紅光滿面的強壯傢伙。

但是知識階級工人以及其他我所碰着的人放出了他們反納粹的論調以後，他們立刻便這樣說：「你們別以爲會發生什麼變故，統治者的基礎是很穩固的。牠

有槍砲和集中營在牠的背後呢！」我問遍熟識的人，他們可見過什麼被禁的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作品否，他們都說不會。一個在大書店工作的人說：「我們預備出這種書，可是沒有合作的人。」這是很明顯的，那馬克思運動，雖然是偉大而永遠樂觀的，但要組織並掀起全國反對勢力究竟是被約束得太厲害了。大家都以為對於納粹的一切仇視者可以聯合成反對的陣綫，可是現在仍沒有什麼舉動。有人聽說德國和希臘政局的發展及德國國防軍份子的同情，使保皇黨人非常興奮。他們的皇位候補者是路易斐迪南，前德皇的孫子。他會在底特律的福特廠工作，現在則被僱在勒夫好薩。他是一個可愛的青年。說他是未來的德國的統治者那真是難以想像的。要是舉行公開的自由討論和集會時候，便得另有一羣人在一旁暫時談天以遮掩秘密警察的耳目。可是因為秘密警察目光的尖銳和刑罰的殘酷，所以結果人民對國社主義的敵愾變成普遍潛在的了。政府的勢力大部份雖然是在因着他的充實的武力跟希特勒對於德國人民的一種強有力的幾乎是神祕的威信

而支持着，可是牠的反對陣綫的鬆懈却也不可抹煞的。政府的弱點可以事實來證明：他對於一九三三年以前的誓約只實踐了其中的二條：那就是驅除猶太人和擴張軍備，這在德國的民衆看來，是只會加重世界大戰的危機的。

德國的經濟危機

德國目前的經濟狀況，正幫助我們說明了希特勒進兵萊茵的原由，同時也反映了列強對着挑釁的德國惶惑無措的可笑。它說明着德國已是極端的衰落了，如果國聯的列強願意，希特勒儘可用幾種經濟援助壓抑下去的，這使歐洲的破費，總要比數萬萬的軍備費少得多了，而且效力至少是一樣。

德國的經濟狀況是竭蹶的。「納粹」明白，全國也感到。到處是困苦，到處是失望。據說，在萊茵區，必需有「如臨大敵」的軍隊去壓抑天主教徒和無產階級的抗爭。薩克森 (Saxony) 和西里西亞瀰漫着不滿之聲。失業人數上昇着，就是官方也承認。食物問題一天天的嚴重起來。因此，在最近幾星期中，發生了德國經濟迪克推多沙赫特和希特勒的靈魂「納粹」激進派間的劇烈衝突。據我們知

道，沙赫特被要挾辭退，已不止一次了。他在柏林的最要好的朋友說他最近因不能遏制國家經濟急劇的惡化，而感着非常的不愉。

「納粹」是人工製造羣衆情緒的偉大信仰者，戈培爾和希特勒就是這種製造藝術的鼻祖。當已往的幾個月中，「納粹」的領導者深感一有製造對外政治勝利來支持全國民氣的必要。如果一旦德國可以自由挑戰，而且擁有了充實的大砲，那又何愁沒有牛油、雞子、和衣料呢？這就是要求全國勝利的精神糧食的心理根據。一九三五年柏林是幸運的。一月裏來了一次薩爾選舉；三月恢復徵兵制，撕毀了凡爾賽和約的一角；六月中英德海軍協定成立，提高了希特勒的威信。但自此以後，因為同樣勝利的事情沒有造成，人民的注意又都集中於內政困難上面，老實說，腐敗的內政是不堪注意的。希特勒於是以恢復萊茵的武裝來鼓勵全國的情緒，藉此在國內選舉中恢復那即使在捏造和威嚇下也有喪失可能的大量信任票。

德國的對外貿易是已臨了空前危機了。國外貿易對於德國是很重要的；她必

須向外購買食物和原料，纔能使她武裝起來，並且安置大批的工人。幾星期前戈培爾曾經說，你不能沒有脂肪，正如不能沒有軍備一樣。在今日，脂肪和軍備的供給，是同樣受着了威脅。

德國國家銀行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所有的存金，一共爲七一、六七五、〇〇〇馬克，——只合六、〇〇〇、〇〇〇鎊的微數。德國有着一筆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的秘密存金，也許是留備軍隊之用，其中有七三、〇〇〇、〇〇〇馬克是當禁止發行鈔票時從地方銀行提出來的；還有一筆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的存款，則是在一九三四——三五年間從蘇聯黃金輸入的淨餘。這兩項的存款在國家銀行報告書上並未提及。然而即使把這不公開的準備金算了進去，這總數對於這樣的一個大國也就渺小得夠淒慘了。

這困難的根由就是在於德國不能找得市場，而且有了市場又得不到現金。德國輸出的百分之八十是抵銷輸入的。加上另外的百分之十，用於利息的擔負和外

交上的消費等等，餘下的只有十分之一是在現金。德國沒有幾種無形的輸入，因為她在海外投資是這樣的少。

這就是沙赫特曾經一再警告過的目前嚴重的經濟危機的導因。像德國這樣的一個經濟制度應該可以收利的，可是現在那利益却已完全喪失了。當大戰之前，德國在海外有二十五萬萬馬克長期和短期的投資。由於軍需品的輸入，這些財產到了一九一八年是消失了。在一九一八到一九二三年之間，德國在其對外貿易上的淨虧為十一萬萬馬克。但這些數額總算還能夠都由向外國人出賣紙馬克的收入來平衡。賠款委員會把這通貨買賣估計為十三萬萬，華盛頓勃勞金研究所 (Brooking Institute of Washington, D. C.) 則估計為八萬萬。一九二四年起，開始了一個借外債的新時期。從那時到一九三三年，德國向外借債共約二十八萬萬馬克，其中多半是向美國借來的。這筆巨款，有許多是已經償還了，有許多是抵銷或貶值 (Devaluate) 了，還有約七萬萬則仍舊拖欠着。希特勒上台後，那借外債

和靠信用的時期自然地告了終止。但沙赫特却以三十或四十個清算協定（Clearing agreement）的形式推行了一種策略。在這協定之下，到了一九三四年終，德國一共負了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的貨債，因為她償付貨物，比她收受人家的貨物來得慢。現在，這個數字已減到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了，因為許多國家如法國捷克等都反對德國這種預支性質的虛假的形式。因此，這個收入的來源，在不久的將來就要枯竭了。就即使繼續下去，也難以潤澤德國國家經濟的機構，以這比於從前幾萬萬的巨款，真是渺小得可憐啊。

由於世界原料物價的上昇，那全部問題現在是更形嚴重了，原料是德國必須輸入的，但德國生產品的去路却非常之微弱。因此，沙赫特曾百計設法獎勵輸出，特別是現款交易的輸出。但是他却碰到了不能置信的障礙。且撇開那班同情於「納粹」恐怖下被害者的外國人所鼓動的非正式抵制德貨不說，德國的輸出品總是不能吸引買主。幾個月以前，一家美國公司賣給德國一架自動印刷機，價

格是四三、〇〇〇元。德國却用了二十萬隻德國中部哈疵山 (Harz mt.) 所產的金絲雀來償付它。最近還以一匹活的河馬償清了一家外國影片公司的債。這些可笑例子正反映着事態的嚴重。德國銷路較好的輸出品——化學用品、光學器具等——大都是由長期合同規定經過外國代理商之手出售的。德國出品質地的日形窳劣，使各種貨物不再受外國買主的歡迎。她把輸入的大宗原料和許多最優良的工廠盡量的用於軍需品的製造。因此她輸出的能力更形削弱。結果，德國的輸出在一九一三年為每月八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一九二八年為一、〇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一九三一年為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到了一九三五年，却減為每月三七五、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了。因此，輸入也跌落了，德國終於也不能向海外買得她所急切需要維持其國家經濟及其人民生活的貨物。到巴黎、阿姆斯特丹和倫敦去的德國銀行家和商人，公然地談論着這種淒慘的景象，並且說他們也沒有力量改變它。沙嚇特曾經努力過，然而他失敗了，因為就是現

有些微的輸出，也是全靠那佔德國輸出總值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的巨量補助金維持着，而且，無論輸出與否，還須繳納百分之五到八的一種「自動」稅。資本案爲此般憂着，因爲這不但掠奪了他們的利益，而且還掠奪了國家的流動資本。

這就是現在德國的經濟窮途實實在在的特徵；資本已在軍備上，在築路工程上，在重重的政府補助金上，以及許多其他不能立刻有經濟來回的措施上凍結了。這是沙嚇特的訴苦之點。他有着許多保守的商人以及某種軍事領袖維持着。但是希特勒、戈培爾、戈林、萊（Lay）和「激進派」們則以爲政治的理想仍需要繼續國家大量的支出。一旦到了國庫告罄的時候，他們可以徵收資本稅或立刻加以沒收。右派之反對於萊茵和羅加諾的行動，是恐怕它的成功將鼓勵「激進派」試行不經濟的「奇計」，這結果將凍結更多的資金，割斷外國人對德最後一線的經濟同情，而使德國陷於麻痺不靈的狀態中。有許多人說柏林的證券市場對希特勒三月七日的演說起了反感，並且在許多德國儲蓄銀行中發生了擠兌，因此後來

規定每個存戶每天只能以提取一百馬克爲限。

財產埋葬於大砲和戰艦中，食物的輸入犧牲於金屬物的輸入中，生活的水準於是低落了。在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一九三四年十月間，工人的實質工資減低了百分之二十五，如與以後繼續的下降一同算入，則德國的生活水準在希特勒統治之下的總低落，應爲百分之三〇到三五。如果把出品質地的窳劣也算了進去，衰落的程度還要厲害些。於此也可見統治者的人民支持力的薄弱了。「納粹」領袖老實實地不會作過改善物質狀況的諾言。反之，戈培爾且曾說工資是不能增加的。文斯楚在德意志普通報上說：「工資水準是再不能忍受物價的上昇了。然而食物的缺少以及那雖經政府嚴禁而仍盛行的投機依然驅使物價上昇着。」文斯楚竭力主張工資可以減低，但他說輸出必須鼓勵起來，而「生活水準應當爲此壓低」。事情已經這樣做了，可是效力甚微。其實這只是憧憬。德國人是厭惡這些的。他們之所以厭惡，不但爲了這是痛苦的，也爲了他們不知道這究將怎樣收場。

這場驟的經濟形勢實是促動萊茵重行武裝，和撕毀羅加諾公約的一個主要的動力。柏林希望借此引起的愛國熱忱，能夠掩飾經濟上巨大的罪惡。軍隊是開入萊茵區了，然而解決不了經濟問題。那問題依然存在着，他們似乎還須到將來去求解決，因為只有在德國有了廣大的外國市場時，事情纔能平下去，可是又沒有一個國家會情願把市場出讓，因為他們自己也是需要的啊。

因此，那促成現在國際危機的德國內部的困難，還將繼續存在，且將更趨深刻化。主要的問題是：三月七日的刺激效力，究能維持多久呢？到了什麼時候，同樣的情勢又要引起以另一種對外政治勝利的形式來注射愛國的新藥劑呢？強橫的行動既未受懲罰，反而得到了報償，一句空言的定罪是決不能停止那想在馬戲場中奪取麵包的「納粹」的。

危機四伏的奧地利

小小的奧國好像是一只硫酸瓶的塞子。那硫酸就是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如果一旦塞子給打開了，硫酸就要氾濫於東南歐。那是真的，硫酸已滲到塞子裏面去了：奧國本身就是一個法西斯的國家，不過只要那液體不會流出來，好多人是會同情這個塞子的。

其實，他們就無異同情墨沙里尼。奧國的獨立是墨沙里尼對歐洲和平的一大貢獻。墨沙里尼並不要奧國。但他卻要確保德國不至把奧國抓去，而從勃倫納山隘（Brenner Pass）威脅意國，因為德奧一合併，勃倫納山隘就將成爲兩個法西斯國家的公共疆界了。

奧地利的居民比倫敦或紐約還少，但她卻是中歐和巴爾幹的鎖鑰。如果德國

佔有了奧地利，不論是出於鼓動國內納粹政變或出於直接的方法，歐洲全部的地圖就要變色了。歐洲地圖真是悲慘和困苦的混合物。最懷恨的反凡爾賽國家却並不因此而願息事。可是你只要移動任何歐洲國家的邊疆二十基羅米突，你就可以引起戰爭。在這個瘋狂的大陸上的每條邊疆綫，不特是兩方國家而且也是他們鄰國的戰爭發動點。這種情形對於地當要衝的奧地利共和國，自然是更見確切了。

最好的邊疆當是三千哩的海洋。甚至強大的英國會堅決地否認了在英倫海峽下面開關隧道的計劃——不管在工程上和經濟上是否可行——也只是爲了上述軍事上的危險性。因爲這將使法國和英國的海岸更爲接近。

多一處邊疆就多了一種煩惱。它需要着防守。無論是怎樣對立的國家，總須築起關稅壁壘來。大部邊疆都沒有天然地形的分界；它們只是在彩色的地圖上劃了幾條分界綫。在模糊邊綫的另一面，也許有敵人潛伏。一個國家的鄰國愈少，她的形勢似乎也好得多了。奧地利的鄰國一共有六個——德意志、捷克、匈

牙利、南斯拉夫、意大利和瑞士。奧國和匈牙利是友邦，所以這個邊疆上總算是平安的。不過奧國是意大利通到匈牙利的惟一大道，而意國正覬覦着匈國。奧國因着跟匈牙利接近，使她對意的關係也複雜化了。一九三四年七月廿五日奧總理陶爾斐斯被刺，納粹陰謀攫取維也納政權的時候，墨沙里尼表面上似乎在援救奧國，實際上他正在猶豫地想進攻她的邊境呢。南斯拉夫一見到這種危機的發展，也打着着進兵的計劃。這樣奧國就可能成爲歐洲的戰場了。奧國和她北方鄰國的捷克，似乎不致發生武裝的衝突，但如果德國一旦決定了進攻捷克，第一就必先佔領奧國，如果她先降復了捷克，奧國也將不可避免地成爲她口中的肥肉。所以，每個邊界是有着問題的，即使對方是友善的國家。

因其所處地位的重要，奧國領土的完整對於一切鄰國有着嚴重的影響，就是對於遼遠的強國也是如此，他們都希望維持歐洲現狀以保證世界的和平。例如蘇聯離奧國是遠極了，可是如果德國併吞了奧國，她就更有佔領巴爾幹國家遠及羅

馬尼亞的可能——這樣就將影響到俄國了。同樣地土耳其也是有關係的。此外一切足以決定這許多國家命運或將引起戰爭的事情，我們又不能不牽連到英國和法國。他們的地位雖遠，可是奧國問題對他們卻是非常密切的。就是那似乎屬於另一個世界的日本，也多少有着關係。假使奧國成了德國的一省，德國對蘇聯的威脅便將更爲確切了。這對於日本是有利的，也許會因此而重新形成日本的政策。但因對於日本有利，也許就要引起美國的注意。奧國自己本身也許只是一個多冰山的窮困的國家罷了。然而所有的目光都注視着她。同樣，波蘭，南斯拉夫或捷克也是每人的事業。塞爾維亞很小的衝突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誰想得到阿比西尼亞會成爲世界舞台的中心？世界是不可分離的：戰爭和平也是各各不可分割的。

「奧國獨立」。這是在奧國國內和歐洲很普遍的一個中心問題。意法英和小協約諸國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承認了。只有德國，不顧一切堅決的要求，仍拒絕承

認。然而奧國在今日所處附庸的地位，也較前更甚了。她的內政財政以及經濟政策常是由外國制定的。因此奧國人民聽到總理休樞尼格和副總理斯帶倫堡宣誓維護奧國獨立時，他們常帶着譏諷的微笑問着：「誰供給你們軍器的？誰指導你們怎樣對付國內政黨的？」

誰都相信墨沙里尼是一九三四年二月轟炸維也納工人區的主動者。在一九三三年的春季，奧國的國社黨大為活躍。陶爾斐斯政府顯得有些動搖了。社會黨驚惶失措了。一九三三年六月，米克勒斯總統，陶爾斐斯和一個右翼社會民主黨員卡爾萊納 (Karl Renner)，在外國勢力的贊助之下，共同討論天主教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的聯合。他們同意了幾件決議。其中例如那被認為激進派的鮑爾 (Otto Bauer) 和達赤 (Julius Dentrch)，至少應暫時取消社會黨領袖的資格。陶爾斐斯要求六星期時間的考慮。可是到八月間在里齊亞尼 (Riccione) 訪問墨沙里尼後，他就乾脆拒絕同意了。陶爾斐斯是常到墨沙里尼那裏去商量國事的。斯帶倫

堡也常以黑衣宰相的弟子自豪。墨沙里尼有時替他們草擬戰略的大綱。陶爾斐斯相信聯絡左派以對付右派是聰明的辦法；墨沙里尼則主張先行消滅左派。如果能，再去打倒右派，而在他們的廢墟上建立一個權力主義的政府。奧國現政府的擁護者和批評者，都切實地認為一九三四年二月社會黨的暴動和牠殘酷的壓迫，實是墨沙里尼的維也納代理人莫利安（Morreale），從中竭力鼓動着。

當墨沙里尼在勃倫納山隘動員制止了一九三四年七月納粹的暴動時，他對奧的政策可說已將完成了，所未完成的只是還沒有一個權力主義的政府。這至今是一個沒有權力的政府啊。據精密觀察家的估計，在奧國有三分之一是社會黨和共產黨，三分之一的天主教社會黨，百分之三十的國社黨；其餘大約只有總數的百分之三或二，是願意選舉休樞尼格的，如果他們可以選舉的話。休樞尼格內閣是以斯帶倫堡的內衛團的槍枝做後盾，那內衛團是一種非正式的軍事組織。斯帶倫堡是一個大地主，這些軍隊就是由他所供給，或是由意國軍火輸送的贏利所支持

著。墨沙里尼自然討厭社會黨，所以當奧國社會黨干涉意匈軍火貿易時，他們便被排斥爲不合法的政黨。因此，在今日的奧國，沒有議會，沒有政黨，沒有人民的後盾，沒有出版的自由，也沒有工會。她只有恐怖，只有長期監禁和任意開拆外國旅行者的書信。

奧國的政治「獨立」正可從她的經濟「獨立」中去求得解釋。她重要的企業是跑冰鞋機器等，現在更有破壞制裁的商品。沒有人會希望斯帶倫堡或休樞尼格失歡於墨沙里尼。可是對意輸出却受意國的購買力限制着。奧國儘可以她富饒的木材和造紙原料輸給意國。可是她不能繼續以現金輸入原料而又輸給意國交換里拉或水菓。這無異於奧國以欠款賒給意國，結果勢必喪失硬幣的準備，使奧國難以維持下去。不久後，意大利就等於是在制裁她自己了。近幾月來，奧國因不參加制裁所得的捷德輸意商品的過境稅是很可觀的。一九三五年的經濟狀況顯得是改善了，然而大都是表面的。官方的失業統計不可靠。維也納街上充滿着貧窮的

景象，政府紛紛張貼着告示，要求民衆賑濟饑餓的老少。被重重的關稅壁壘包圍在狹隘的疆域中，奧國經濟的前途真是未見光明而且難以上軌道的啊。

爲了應付這種僵局，維也納的政治家便玩起一套無謂的滑稽把戲來。他們想以哈布斯堡皇室復辟來阻止德國的併吞。有許多人却相信這只有促進德奧合併。不過它的重要性總抵不過以法國爲後盾的小協約國堅決的反對沃都大公或任何其他皇族的復位。意大利並不會怎樣阻止奧國復辟的傾向。這愈益加深了捷克和南斯拉夫對於哈布斯堡襲位的仇恨，因爲這兩國預見到：第一，意大利和哈布斯堡有聯合向南斯拉夫收回哥羅西亞的可能；第二，奧匈的聯合將減弱小協約的力量——她們都是反匈的，因爲匈牙利要收回她在和約下所割讓給她們的土地；第三，哈布斯堡將在不調和的小協約——捷克，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三國中宣傳破壞的陰謀。小協約反對哈布斯堡復辟，甚於德奧合併，但兩者都是她們所要竭力阻止的。那進退不得的貴族和腐化的皇室遺緒，既否決了他們的沃都，只力

勸各市區選舉他做他們的榮譽的市民，有許多市區已經實行這個步驟了，對於其餘的，他們只能希望着，因為除此之外，他們更沒有別的辦法了。斯帶倫堡還只三十六歲，漂亮、熱情、且別有着存心。他是可能做哈布斯堡攝政的。但是攝政並不一定席不暇暖就讓位給皇太子：霍賽（Horthy 匈牙利的攝政——譯者註）已攝政好多年了。一個副總理可以隨時退職。一個攝政却大抵是任期終身。這樣下去的發展是可能的。小協約也不能反對。

人們不該過於重視今日奧國的統治者。他們之拒絕把他們狹隘的政治機構的基礎擴大起來，至少是爲了幻想那美麗的皇冠的迷夢，那真是悲劇的也許是危險的兒戲啊，奧國要從意德二個法西斯國家間解脫出來而實現今日奧國獨立的空虛口號，其唯一途徑就是建立一個民主政府。這是小協約所同情的，她們並且竭力促成它。教皇也有贊許的可能，因為他深恐德國的反天主教政策移植到這中歐惟一的天主教國家。

獨裁制是奧國的弱點。牠使國家投誠到國外獨裁者的懷抱中。奧國近年來的寧靜，多半是基於二大法西斯蒂者的對立。可是現在意大利正在忙着阿比西尼亞和地中海的事情，德國爲什麼不趁此機會併吞奧國呢？是的，近來奧國和德國的國社黨在奧國內確乎不大活動。他們似乎是退隱了，雖然墨沙里尼曾經暗示他將縱容德國的併奧以威嚇英法。德國目前對奧按兵不動的情形，實是歐洲一件嚴重的事情。雖然事情也許會因列強間形勢的轉移而緩和，可是奧國所給與世界的影響究竟太大了。德國之所以不乘機即發，乃是希特勒內部情形的困難。希特勒知道奧國是一條足以引起歐洲大火的導火綫，所以他聰明地暫時抑止着，以避免這種危機。

當德國的慾欲似乎稍抑下去的時候，英國的勢力便抬頭起來了。中歐和東南歐現在正引望着英國爲她們的盟主。這些國家倒也並不是背離了法國，實在還只是深恐法國有把她們丟棄的傾向。不過，除非內部的政治機構能適合於國家的需要和民衆的願望，英國或捷克的勢力是不見得穩固可靠，而外國的投資也不是安全的。

站在戰爭與貧窮之間的波蘭

英國和波蘭是能夠決定下次歐戰發生與否的——英國憑了它的力量和威信，波蘭則是由於它地理上的位置。如果英國和波蘭能夠預先聲明他們將要討伐侵略者，那戰爭的可能就會大大的減少了。德國如果確切的知道英國、法國、波蘭和捷克要聯合起來對付它，它就決不敢進攻蘇聯。在同樣的情形之下，它也不敢向奧國染指。然而，倫敦終於堅決地拒絕了參加東歐羅加諾公約。有許多人相信英相葛雷在一九一四年夏天所發明白表示態度的宣言也許能夠防止戰爭的。有許多人相信在現今進展的危機中，英國所負的責任仍是同樣的重大。

波蘭在歐洲和平中所擔任的也是一個重要的角色。然而它和英國不同，英國人都知道在下次大戰爭中必將毫無所獲，而許多波蘭人卻不會這樣看透。就我看

來，波蘭是正在玩着一種不可靠的外交「投機」，以為戰爭反正是不能免了，也許可以從中沾一些兒利。

在目前的歐洲，很難測知各國政府將來的態度。但他們今日所懷的目標如何，卻又較易推得。總之，波蘭外交政策是歐洲最不聰明的一種。上星期我在這裏會與外長柏克，財長克維考夫斯基 (Kwiatkowski)，全國財政的獨裁者，訓練總監部的蒲哈薄卡契將軍 (Gen. Bukart Bukachi)，政府機關報 (Gazeta Polska) 編輯馬杜雪夫斯基 (Ignace Matuszewski) 以及各國外交官吏，各國記者和商人談了一次話。我不能記下他們告訴我的話，我所寫的只是對於他們的話的一些感想而已。

波蘭人都以為德國遲早就要從事戰爭了。他們深信當戰爭開始時，他們儘能站在圈外高價出賣他們的中立。現在「無偏見」的態度結果總會使他們決定去袒護戰鬥力最強方面的。但在目前情形下，戰爭還沒有發生，那又何必在兩者之間

選擇聯盟呢？最好是讓雙方來獻殷勤和付價。這就是波蘭現在和過去的外交政策。然而一個弱國依照這樣程序做去必然是有困難的。

當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提出尊重波蘭走廊十年時，展開了現在的階段。對於這善意的提議自然不好拒絕，波蘭原想接受了它而仍與其協約國法蘭西和羅馬尼亞維持舊日的友誼。可是波蘭這種多少證實反法的行動卻引起了極大的憤懣。法國常厭惡波蘭誇大的「自負」(Amour Propre)。畢蘇資基和柏克也決不是熱烈的親法者。華沙跟德國進一步的新勾結給波蘭以一個切望着向法國炫示獨立陣線的機會。波蘭人常喋喋自詡是一個「很大的強國」。

騎牆觀望究竟需要技術的，過了一會後，波蘭終於失去了牠的平衡而投入德國的陣營了。兩國的報紙不再互說壞話，而對待少數民族的過失也予姑息了。德國政治家常不待邀請到華沙和波蘭狩獵區去訪問——有一次戈林會偶然將反蘇戰爭問題試探畢蘇資基，可是那機警的老將卻拒絕了不參加。波蘭開始響應德國反對

東方公約和集體安全制，也像希特勒樣的認雙務條約不會有效果，因為沒有強制性。波蘭駐日內瓦的代表顯得是在爲「威廉街」（Wilhelmstrasse 指德國外務部——譯者）說話；可不是嗎？他們的行動總是與德國的外交政策一致，簡直分不出兩者間的區別來。德波的親善關係同時又促進波蘭跟主張修約的匈牙利的接近。波蘭與法國、羅馬尼亞，以及俄國的關係也自不可避免地日形惡化了。還有，因德波的親善，波蘭跟捷克在邊境特申（Teschen）爲波蘭少數民族待遇問題的紛爭，也迭見增加了（軍火工業在特申極爲繁盛）。

波蘭對德的態度，畏懼和尊敬都佔了一半。波蘭人認爲其他的列強也當然懷着這種情感。他們結果深信德國一旦發動了戰爭，多數國家必不同情德國的勝利。到那時，波蘭慈善的中立也許能獲得豐厚的報酬。波蘭無疑地同意德國向奧地利和捷克的擴展。假使波蘭能夠接收特申和匈牙利人的斯洛伐克，那麼波蘭的共同邊界便造成了，這是多少適中他們心懷的

但爲了自私着想，波蘭卻不能歡迎德國向蘇聯的進攻。德國軍隊開往蘇聯只有兩條路，一條是假道波蘭，這個發展當然非波蘭之福，但卻是無力阻止的；或者是假道立陶宛和拉脫維亞，也許加以芬蘭在北方的合作。在這樣的情形下，波蘭的一半地方便將不安地受德人的包圍。德國今朝是尊重走廊的。但是一個勝利而強大的德國儘可取消前議。這大概就是波蘭不願反蘇聯軍事行動實況的邏輯。其實呢，波蘭與德國的親善卻正增大了這種可能性。假定日本和德國侵俄的準備一旦完成，即使他們看定加入反蘇陣線無利，也只好被迫去幹。波蘭人是太明白德國和日本企圖的性質了。日本利用華沙作爲他們在歐洲軍事諜報和外交活動的支點。波蘭的外交政策是危險的，因爲它鼓勵了維持現狀的敵人，因爲它威脅着把國家曳入有害無利的戰爭。

幸而波蘭的有力分子漸漸認識了這簡單的真理。我們知道里賓斯密格雷將軍 (Gen. Ritz-Smigly) 是頗有親法傾向的。斯密格雷是波蘭政治上最大因子的波蘭

軍的真正領袖。他是畢蘇賓基的後任和政治的承繼者。自從老將軍死後，他就不大露面，只是埋首以武力鞏固他的權勢。現在他頗有消滅波蘭政策中過分親德系統之意。波蘭陸軍是有一種親法傳統觀念的。蘇森科夫斯基將軍（Gen. Sosenkowsky），位僅次於斯密格雷，也是一個出名的親法者。如果波蘭陸軍親法的傾向，竟然壓倒了同情親德的有力分子，這必將控制了華沙而引起國外嚴重的注意和猜忌。然而親法顯得還是不夠的。如果陸軍的目標只是以法國安全制來排斥蘇聯，結果還只是負數。必須由法國、俄國和波蘭來協商和平，纔是辦法。倘使這些國家，加上波羅的海諸國，捷克、羅馬尼亞以及德國能夠決定聯繫起來，這纔能確保東歐的和平。不幸，華沙的當局，大都把東方互助公約當作死去了（如果這樣，歐洲和平的希望也和它同死了）。英國的合作是能夠調解他們簽訂這公約的。不列顛在歐洲這些部分的威信很大。

波蘭外交政策的困難就是不受原則的支配。它反對深遠的見解和攻擊自己呈

現的客觀環境。幾年以前，有一個某國外交官，因柏克之介，問畢蘇資基爲什麼自從他獨裁以來，迄不會突然來一次憲法改革？畢蘇資基引用了歌德的話回答說：「天才是從自制中顯示的」。這個定則，在管理頭緒紛繁的各端時也許極有效果，但在外交上卻釀成了最不好的機會主義。波蘭必須決定究竟跟強暴的主張修約者或是跟那企求集體安全者站在一起。

那健全的波蘭人所預期於戰爭的爆發者正是欺瞞了理性的。波蘭是最不能供給一次戰爭的國家。它的人民都給貧窮折磨着。軍備的支出使它負擔得不能勝任了。無論中立與否，波蘭是很易成爲歐洲的戰場而遭毀滅的。沒有人否認波蘭物質貧困的淒慘景象。據一個公認的權威波尼安夫斯基 (Joseph Poniatovsky) 的估計，在總共三千三百四十萬的人口，單是鄉鎮上就約有九百萬的人口是「過剩」的。在華沙誰都可以從各方面聽到這一再的呼聲。一個擁有着這麼多未經開墾的農田的國家而還被列爲「人口過剩」者，就是由於它低下的生活水準。美國

以及到處移民的限制，更給波蘭經濟以一個嚴重的打擊。

波蘭有着五十四萬的雇用工人和三十三萬的失業者。工人的一般工資較之一九二八——二九低了百分之四五；他們的生活水準則低了百分之三五。那三十三萬的政府雇員和三十三萬私業辦公室的雇員卻在比一九二八——二九高了百分之十到十五的水準上生活着。據政府統計，全國軍人總數為二十七萬一千五百一十。所有的一切反映着國事腐敗的情形。

波蘭的人口約有百分之六三是農村的。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五日克維考夫斯基部長在薩吉姆 (Sejm) 說：「波蘭共有三百三十萬戶的農家。其中有百分之三四

是比零細農戶還小，百分之三一則是每家擁有二公頃到五公頃的小農戶。在南方諸省，貧農的數目超過了百分之五四。在這廣大的人口層中，有一千萬是完全站在經濟生活和活動的範圍之外的。」他們既不能買也不能賣。誰要是聽了克維考夫斯基說下去的話，就是說擁有十公頃耕地的農夫——較之貧農當然是大富翁了。

——每人每年平均也只能化費四十金“Zloty”（波幣名每個等於美金二角），那就可以想像這一千萬戶波蘭公民的命運了。這就等於每天化費美金二分。據克氏說，一九二九年他們每年還化費美金二十二元四角。這樣的國家顯然不是「很大的強國」。除了阿爾巴尼亞，波蘭的輸入比不上任何歐洲的國家。波蘭的工業是落後的，雖然近十年來，冶金化學和電機工業已有擴展着，但軍隊的設備卻仍是可憐，道路依舊頹壞，因此軍事上的實力也就有限。

最近以來，農夫們都躁急地起而對他們的貧窮反抗着。一九三五年五月，爾欣尼亞（Volhynia）區的嚴重暴動遷延了七個月，後來纔被武力遏壓下去。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波蘭的中部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流血的叛亂是日見其平常了。那反對派的國家民主黨有時還煽動他們並且常常領導他們。他們常還加以對猶太人的屠殺。自一九三三年以來，反猶太運動遍佈了全國。炸彈丟在猶太人的會堂裏，猶太人的屋子被焚燬，以及猶太人被痛毆和被殺，都是常有的事。那政

府是不能也不願阻止這意外的行動的。

農民問題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土地改革。激進黨員們有時以為有利農民的土地重行分配是只需要政府或統治階級的願意進行。然而這在波蘭是不對的。許多地主倒頗樂於把他們的不動產變換幾個錢。可是，如果政府收買了它，那國家經濟就要破產了，因為那些地主們大都是身負重債的。更有一層，即單把土地分給農民，也還沒有用的。耕畜，犁鋤以及種子等都需要着錢。政府擔負不了這筆款子。有一個時候波蘭當局曾經實施過一次溫和的土地改革，把約二百二十萬公頃的田地分配給無田地的農民——其中一半是德國從前的產業。然而即使這樣起碼的計劃，結果也終於受銀根緊急的妨礙而打消了。

財政部長克維科夫斯基是一個開明的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最初是物理學家——他現在正努力着跟最惡劣的情勢決鬥。他的萬應藥是通貨緊縮，這也給他造成了許多敵人。他的希望是一筆外債和許多規模較大的外國市場；可是前途仍

是不見得光明。

有着這一切經濟的、社會的、以及政治的問題等待解決，波蘭應該是歐洲最和平的國家纔好。然而又不是。

ios

動盪中的西班牙

西班牙顯然非設法救濟她的貧窮和落後不可。農民和城市工人要求着較好的生活條件。當反動的右派在位時，除了只以恐怖來答覆他們的要求外，就沒有別的辦法；這樣多數西班牙人更明白那反動者是再沒有力量也沒有資格繼續統治這個國家了。

反動的右派包括大地主、教會、帝政主義者和幾個大工業家。他們是沒落、畏縮而且散漫的。他們目前主要的希望就是得陸軍和內衛團的援助來一次暴力政變。這種陰謀正足以表明他們的失勢。因此，左派得到了一個空前未有的機會。一九三六年二月六日，急進派的聯合陣綫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了。共產黨雖拒絕負行政上的責任，也終於給阿柴那領導下的左翼布爾喬亞共和黨的少數內閣以支

持和維護。

阿柴那 (Manuel Azana) 是有趣味的環境中一個有趣味的人物。西班牙實在非需要革命來改造她國家經濟不可的。阿柴那卻希望從演進或民主的方法來達到這種革命。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雖然懷疑地注視着，卻並不收回他們的擁護，這理由有二：阿柴那的傾覆，也許又要回復右派的統治，還有，他們相信阿柴那的所為，是正在替他們開先路。阿柴那可並不這樣想。他是不願做克倫斯基的。他要替西班牙創造一種新的特別的範疇，既不與法西斯主義、布爾雪維克主義相合，也不同于已成的資本主義的形式。他曾經對我說：「我要一個帶有某種社會主義改革的極左的共和國」。

阿柴那雖然不是社會主義者，然而他卻口口聲聲對我提到「社會主義的改革」，「集體農業」，以及「土地無代價的收回國有」等。事實是這樣的：許多平常極力反對社會主義者都認為社會主義在西班牙是不可避免的。國家必需有一

個進步的階級來領導來統治。在西歐各國中，布爾喬亞就是擔任着這種利於自己，利於國家以及甚至多少利於羣衆的任務。但是西班牙卻從來不會發展成一個布爾喬亞，這也許就是她衰落的原因。現在要造成一個西班牙的布爾喬亞，可已遲了；工農大眾正在奮起進取政權，要從悲慘愁苦之中自拔，使西班牙成爲一個現代的繁榮的國家。

在西班牙二三、〇〇〇、〇〇〇的居民中，有百分之八十是住居於鄉村中的。如果再把官吏階級和都市的智識階級加上去，所剩下的工業布爾喬亞就很有限。那裏簡直沒有中等階級的。教會在帝政之下只是一種幫助籠絡人民於黑暗和愚昧中的制度。人民並不真正信仰宗教，他們憤恨着教會，因爲它是他們壓迫者的代言人。

這一切很像一九一七年以前俄國的情形，而且對於將來同樣發展的條件也是相合的。

沒有幾天以前，我跑到離塞維爾 (Seville) 只有三十分鐘電氣火車路程的普韋布羅特里俄 (Pueblo del Rio) 村鎮去。我有二年不到這裏了。農人們立刻把我認了出來。我跑到草紮的泥壁的茅屋中去。天正落着雨，地上積成了水潭。人民都是困苦襤褸的；他們一向吃得非常苦，據他們報告說，「好好壞壞，不會改變過什麼。」他們都是劇烈地反對教會的，他們的孩子，沒有一個會受過洗禮。「教會是專門爲了迷信者和帝政主義者的」，有一個人會這樣說。

這些農人都是家無長物——除了幾把破椅子，一張不好用作吃飯的桌子，以及幾條當作眠床的粗陋的板凳。他們在大財主那裏當日工，每天規定最少工資五“Peseta” (西班牙幣名)。他們一年平均只有三個月的工作。「最近，在政府強制之下，工作總算多了一些了，但是地主卻又不付工資。他們在塞維爾和瑪德里生活着，然而沒有錢。」這種人羣給生活磨折威脅着，以至不敢咒詛財主。我會經在東方見過Bedouin (住居沙漠的阿剌伯人，生活極苦人。——譯者) 這些西

班牙人的生活實在沒有比他們好些。西班牙有數萬人也是這樣生活着，他們住的是洞穴，吃的是草根和樹皮。

這自然是人類最劣等最低下的渣滓。可是那“Yunteros”，他們是有一對驢子而沒有田地的，即使有一公頃或二公頃田地的，也並沒有生活得舒適些。我曾經跟二十個這類人談過話。他們都是缺乏營養的。他們三十五歲的女人，看上去約有五十歲。我會詢問一個有着四個孩子的母親，爲什麼她生了這許多的孩子。她回答說：「他們來了，我甯可一個也沒有。」在西班牙最大的一省卡塞累斯(Caceres)中，有百分之六十一·六的人口是不識字的。別省的區都是它尖銳的敵人。這一切的情形實對統治階級執行了死刑。

西班牙的農民是半封建的地主制度的犧牲者，在西班牙，至今存在着無數封建主義的和封建心理的殘餘。農業的技術是跟沙俄時代一樣的陳腐，而生產的標準也極低下。利潤是很少有再投資的；地主對於他們自己的將來沒有信心。西班牙

牙的苦惱是在懶惰的富人和懶惰的窮人。我會去訪問一個兼任當地地主協會高級職員的地主。當他在咖啡館中對我談話時，他的頭注視着別處，在我們討論的最初十五分鐘，我小心翼翼的提防着他。他覺得自己的階級是前進的。他說，「我深信農業除了灌溉以外是沒有方法改進的」（換句話說，這與地主毫無關係）。「在沒有社會主義宣傳之前，農夫們雖然覺得不滿，但卻快快乐樂的過着日子。農人們是生就在田間的，而且習慣了艱苦的工作。他雖然覺得工資不夠，卻不知什麼生活的改善。工資誠然淒慘，但現在實沒有增加的可能。自從一九三一年起（自從共和國成立後），因為工資的抬高和物價的跌落，農業已無利可圖。我們深受着生產過剩的痛苦」（許多西班牙人卻在餓死）。

「依據了人類實際的意志」，他自動地說，「那西班牙的問題是極容易解決的」。我請求他說得再具體些；可是他只多舉了幾個名詞而止。又有一個擁有五萬頃田地的阿達內羅伯爵夫人（*Countess of Adanero*）財產的管理者，也說了這

同樣的意向。

那握取百分之八十人口的生活的西班牙地主階級，決不會解決土地問題（但這是西班牙較主要的問題），因為這是它所不能解決的。因為農民沒有購買力，所以各種的工業便也無從發展了。西班牙這種什麼都缺乏，只就都市的失業者，已達七〇〇、〇〇〇之多了。人民只有很微的金錢，很微的消費力，因而國民經濟也自然只有衰微的一途。

阿柴那怎樣應付這種情勢呢？他承認這是一個急待救濟的嚴重問題。至今日止，他已做到了這點：強迫地主把田地租借給 *Yunteros*。在情形最惡劣的克塞景斯省中，土地改良委員會的代表孚德（*Senor de la Fuente*）曾於三月七日發表了一種聲明書，要求地主租賃田地給 *Yunteros*，但是誰也沒有答覆和妥協的意思。於是農民提出了「哀的美敦書」；「如果你們不給我們田地，我們要在四十八小時內佔據它了！」三月十二日，*Yunteros* 在大田產上建立的農耕區於是

開始。從此後，克塞景斯的二四、七〇二的 Yunteros 租得了六九、六二一公頃的田地。但這些田地並不是充公或收買的，那 Yunteros 只成了半收穫的一份子而已。在這種乾燥的農耕區中，必須有三十到三十五頃的田地纔能維持一個家庭，而 Yunteros 現在所得到的每家平均約三頃。有幾個從前稍稍擁有一些田地的，但是這種人很少，而且舊地和新地往往隔離着的，有幾個 Yunteros 每天要騎在驢背上五小時才能到耕耘地方去。在巴達荷斯 (Badajoz)，那土地改良委員會竭力推行第二個省區，農民於三月二十五日的晚上乾脆地佔據了田地，自動地耕耘着，並且要求委員會認他們的行動為合法——結果是做到了。這裏的“Yunteros”現在也可租賃田地了。四萬五千個巴達荷斯的 Yunteros，被允許了一萬二千公頃，每人平均不足三公頃。土地改良在到處或多或少地推行着，而且，還將繼續着。阿柴那曾經對我說：「當五十萬的農民獲得土地時，這問題便可解決了。」阿柴那又說他希望在數年前已經停止的法律之下，無代價的沒收大地主的

田產。他還將允許恢復村莊土地的集體佔有，在十年以前，這些村莊曾經作過集體牧場的。

西班牙的農民是否最後享有了他不充分的土地，誰也不敢說。農業部長魯資芬慈 (Ruiz-Funeg) 對我說，「這是一個困難的問題」。一些也不錯。但這必有解決的一天，時候愈遲，困難愈多罷了。在目前，那 Yunteros 依然是貧苦的半收穫者。阿柴那在我的訪問中會說土地改良，必將加強都市的布爾喬亞的力量，但他毫不介意這點，因為布爾喬亞並不是反共和黨的。但因土地改良究竟是否能夠獲利呢？也許當土地改良完成時，農民可以略略沾利。但這只能說他們可稍稍得些滋補。這並不是說他就可成爲都市貨物的活躍消費者，這是必然的。土地改良應當視爲繁榮西班牙都市和振興新工業的一種方法嗎？要做到這點，阿柴那的計劃太狹隘了。

阿柴那的一個僚屬對我說，土地改良可以減弱社會主義黨的力量。這也許會

遏壓了革命的熱誠。在二千基羅米突汽車旅程上對我的談話中，那二十個 Yurotsos 明白地表示他們對於土地改良的滿意：雖然他們也覺得這於他們依然是無望而不適宜。西班牙農民的淒慘是可以想見了，僅只這些對他們最起碼的注意和援助，已使他們感恩匪淺了。

因此，阿柴那的土地改良也許救得阿柴那個人的，然而他又是一個不能僅以此滿足的巨人。他的土地改良救不了西班牙。現在西班牙的反抗運動正在實踐一個階級握取政權的諾言，使這個階級在西班牙的成就同布爾喬亞在別的國家所做一樣——然後再發展到較高的階段，可是土地改良却以對鄉村不安的部分安慰，削弱了這種抗議運動的力量，事之可悲，蓋在於此。如果農民以目前的土地改良為滿足，西班牙所需要的解決方法的實施，必將在政治上減弱推進力了。

這裏便引起了有趣的一點：阿柴那的改良同時也削弱了地主階級。他們被剝奪了對其出產有效的管制（除非恢復了原有的反動政治）。假定這種情形繼續

着。假定，過了二三年後，農民們對阿柴那的溫和政策感到了不滿。假定他們提出了全部財產充公和集體化的最後要求，西班牙的布爾喬亞是否有反抗的力量呢？也許西班牙可以民主地來一次經濟革命而不發生內戰。我却不知道。

同時，農業集體化的傾向成長着。我參觀了兩個集體農村。此外還有許多——都是由農民們自動組織的，他們並不知道蘇維埃的集體農場（Kolkhozi）。孚德和蒙安荷（Jorge Montoyo）卡塞累斯和巴達荷斯土地改良的分別負責者都感覺到他們機構的不當。他們都鑒到廣播全西班牙的集體化的聰明，特別是「旱耕」。西班牙的法令限制了機械在農業上的運用。大量的利用機械的「旱耕」必將使西班牙的鄉村換了一付新面目。地主却不願運用它。農民個人力所不及。集體化實是最合邏輯的方法。「但是西班牙的農民是個人主義者」，魯資芬慈強辯說。我曾經從許多方面聽到過這種言論。我不信非常的貧窮是與個人主義相適合的。那忍受了數十年窮苦的個人主義者是必然同意於能使他富饒的集體制度的。

卡白勒洛 (Lurgo Cabalero)，左翼社會主義黨最受擁護的領袖——農民大都是左翼社會主義者——對我說，他不信阿柴那能夠實行集體化。共產黨也抱着同樣的見解。他們恐懼着政治情勢因保守的勒樂和反動的盧卜爾斯向阿柴那的左翼共和黨的進攻，也許又會轉向右面去。阿柴那是否將爲其黨徒所毀滅呢？如果是的，那時如果羣衆最反對他的政策，給反動派造成抬頭機會的危機也許要發生了。或者羣衆將擁護共產黨和卡白拉魯（他對我說與共產黨是無甚區別的）繼續阿柴那失敗的事業，但除非右派來一次政變，這種情形馬上是不能發生的。所謂「馬上」意思就是至少一年。

戰爭威脅下的蘇聯

在歐洲的國家中，劇烈的軍備擴張能夠跟國家生活水準的提高同時前進的，只有蘇聯。每個蘇聯的公民爲了第一次五年計劃（一九二九——三二）所受的巨大犧牲，今日已不但在更多消費的形式上而且在國防安全上獲得了報償。由於新興工業的發展，蘇聯已成爲軍備強大的國家了。雖然爲製造糜費的破壞軍器而分散的人力和物質是可惜的，然而蘇聯軍備却還將繼續的擴張。無論如何，蘇聯的備戰跟其他國家有着根本的不同點。俄國的國防活動大部是包括於平時建設的工具中，因爲這同時也能增強軍事的力量。譬如曳引機工業的作用本是提高農業的生產，農耕機械化，以及促進農場集體制的；但同時他們却也能製造坦克。西伯利亞無盡的天然寶藏，必須利用鐵道去開發它，但同時這鐵路卻也是抵抗侵略的

堡壘。在俄國，軍事力量只是擴大的工業能力的副產物（By-product）。在別國則不然，他們全部工業的機能，都被迫從事於軍需品的製造，因此，他們財政的支出，也比預算上規定的數字來得大。蘇聯在七年前開始向上的建設，至今繼續着，而且加速着。這也證實了數年前蘇聯外交地位必將逐漸增高的預言。而這個事實，是從西方開始的。

一個強大的俄國是能夠鞏固集體的安全而有助於防止戰爭的。蘇聯不需要戰爭，也許只是被戰爭威脅着。這證據是很簡單的；他們對各國說，如果我們是侵略的，你們都可以聯合起來對付我們。讓我們同樣聯合起來對付那侵犯我們中之一任何政府。在這樣的聯合中，實隱含着防止戰爭最大的可能。

蘇聯的接受集體安全的原则，給國聯以堅決的支持，給主張和平者及衛護現狀者以很大的獎勵。那不幸的歐洲的現狀，在俄人眼中本來視為與國聯一樣的矛盾。國聯不過是凡爾賽和約的尾閥。它代表着失敗的德國的恥辱。可是自從希特

勒斯毀和約後，它的作用却已停止了。希特勒就這樣的替俄國開了加入國聯之門。希特勒的第一步驟是否定的——他推翻了和約所規定的不平等待遇。他的第二步驟是侵略的——他使德國成了世界和平的威脅者。任何冀圖修改歐洲地圖的嘗試就是戰爭。在這樣情形之下，德國——如果不受內部社會的牽制——對於任何歐洲的列強，甚至比導火綫還厲害，因此歐洲列強的安全，實在於制止德國跋扈的共同聯合上。這就是集體安全基本的概念，也就是「納粹」反對集體安全主要的理由。

那實際上與集體安全制相間並行的唯一辦法，就是瘋狂地擴張軍備，應付萬一的事變。莫斯科會竭誠努力支持國聯並密切地與倫敦、巴黎和小協約相結合。但因為他不能充分信任列強在緊張關頭的援助，它仍只得把最後的倚賴置於自己的武力上（所有國聯會員國都是採取這個策略的）。

蘇聯國防的最大問題是三萬八千哩水陸的邊境和劃分它東西邊疆的六千哩長

的界線。這遙遠的距離滯阻着兩個前線間人和物的迅速的運輸，而必須維持着兩支巨大的軍隊，一以防止日本可能的侵略，一以保衛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波蘭、羅馬尼亞的聯合戰線。雖然一切的事情難以逆料，但是日本在未得西方一強國確實合作對付蘇聯之前，顯然不敢進攻蘇聯在遠東堅固的地位。蘇聯與滿洲間的邊境線雖長，鋼鐵般堅韌的砲壘和數萬握有最現代軍器的大兵是能予日本的侵入以迎頭痛擊的。因此，任何的日蘇戰爭對於日本只是勞民傷財，只是威脅。滿洲又充滿着所謂「匪徒」，中國雖然無能，憤恨的情緒却在沸騰着。一個疏離的後方極易替那向西伯利亞和外蒙古前進的日本軍隊造成惡劣的情勢。還有蘇聯的飛機可以到日本各城市去轟炸。有幾個專家雖是否認這一點。那消息靈通的日本人却在恐懼着。

近幾個月來，蘇「滿」和滿蒙的邊境發生了無數次嚴重的紛擾。這頗有釀成戰爭的可能，然而也許不致於。在這些爭執的地帶中，日本並沒有國家切身的利

益。一切困難儘是可由地方委員會或外交談判來調整的，雙方都洞悉於事態的嚴重，那公然的戰爭因以防止。東京方面的某些人們，歡迎着反蘇聯的發動和外交關係的緊張，因這有助於國會選舉和預算爭執，但比較聰明的勸告卻排斥着這種撲火的把戲。日本大體的輿論和眼光深銳的政治家，都望跟蘇聯修好，因為戰爭實無異是民族的自殺，而且日本要土地，儘可盡量取之於中國，在中國，他還不會碰到抵抗過，而且英美反對的力量也意外的微薄。日本軍人希望有一個在西伯利亞和外蒙古活動的機會。這些份子今日並不重要，不過他們也許掀起國家主義的熱狂症，釀成不幸的事件，而突然使國家滾入戰爭中。

就是邊疆問題最後解決了，也是不能消滅日蘇形勢的爆發性。我在歐洲所晤見的日本溫和派人們，承認如果德國和波蘭採取了攻勢，今日在日本和「滿洲國」無力發動反蘇戰爭的，就立刻可以得到援手了。在這樣結合之下，日本參戰的傾向，自是毫無疑義。德國呢，也同日本獲得因西方侵入而造成的機會一樣，

必然樂於追隨日本之後。在這樣情形下，即使不取同一的行動，也必進一步聯合起來。無論德日同盟已經存在與否，這就是德日合作的邏輯。德蘇戰爭或日蘇戰爭必然地會變成兩者反蘇的戰爭，到了那時候，那力主維持現狀的列強必須在干涉與加強兩大修約國力量間選擇一條路。蘇聯面對着兩面的強敵，如果沒人援助，顯然必將受挫。俄國力量的削弱——當然是指俄國失敗而言——結果在歐洲必使英法陷於悲慘的地位，在亞洲必造成威脅英美的局勢。就是假定的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挫折，也是不足以償這項巨大損失的。因此，那蘇聯、法國、英國和美國，實是天然的合作者。雖然日蘇邊境間接連不斷的發生着衝突，日本前進主要的目標，卻還是在中國；而英國在中國的利益遠過於蘇聯，這也就不難想像英國之樂於與蘇聯在遠東合作了。

英蘇的關係已經改善了，也許還要改善些，阻止這種關係的演進，是德國外交政策的中心目標，柏林也不諱言這一點。德國今天之要博得英國的友誼，就是

爲了希望英國明天不致加入反德的戰爭。英國而能中立，法國就是弱者，德國就是霸主。然而德國的軍力愈強，他與意日波匈的關係，必愈形接近，倫敦和巴黎的畏懼也愈甚。他們對莫斯科的親善也必更進一步了。莫斯科、巴黎和倫敦恰形成了一個自然的三角形，如果支足堅實，它是可能防止戰爭的。在這猶豫的時期——在他們實行阻止戰爭之前——不列顛一面竭力跟德國周旋，一面則又與列姆林維持友好的關係。不列顛最後態度的可疑，鼓勵了歐洲好戰的傾向。爲了遏滅這種趨勢並維持現狀，克列姆林準備爲歐洲的集體安全考慮一種新計劃，如果能夠找到一種適宜的方式，如果奧國需要，它也願確保奧國的獨立。如果意大利漸漸的沒有參加英法陣線的可能，俄國在中歐事情中的任務便將更形活躍了。

多方支持的集體安全的佈置，只是爲了和平。但他們必須以武力爲後盾。說也悲慘，卻是真實的；在這個年頭兒，弱者的言辭和願望都沒有用。莫斯科在和平的奮鬥中還有另一種的武器。誰要到歐洲去旅行，就可以發現廣大的潛伏的親

善蘇聯的情緒。勞苦工人常對蘇聯有着一種特殊的關係。在有許多地方，智識階級布爾喬亞理想的破產而日形窮困，但因布爾喬亞尚未到物質破產的境地，所以他們還在動搖着。他們只是空虛地希望着x色的東方能予以鼓勵和興奮。如果蘇聯的政治成爲真實的民主政治，而允許藝術家和著作家在創作上以充分的自由，蘇聯就可在國外勞苦工人和中等階級中獲得許多的友人，它外交上的地位就將更形增進，而對於侵略的反抗，也將愈見堅實了。一個民主的蘇聯可以動員無數的國外聯盟者。蘇聯是正受法西斯和準法西斯的國家威脅着；而英法和捷克等民主國家也受着同樣的威嚇。我有幾個善批評的蘇聯朋友，常譏笑這理想上的接近只是微細的末節；他們說，在第一次大戰中，英國和法國都是帝俄的聯盟者呢。但是蘇聯的力量，決不至於僅作西方大砲的糧食。況且，今日之事還只是在防止戰爭，因此我深信蘇聯的民主化是可以削弱和平的敵人的力量。

第十九年的蘇聯

蘇聯是離過去漸遠，而去將來更近了。沙皇時代一切醜惡的遺跡和大革命的創痕，在另一世紀的輪廓之前消失了。蘇聯的今日，已粗具了它將來的雛形。

提弗利斯 (Tiflis) 新築了一條廣闊的河岸車道 (Reverside Drive)，城內到處是鑿山而成的齊整的新街，毗連的學生宿舍和工人的新住宅。幾月前開始動工的數百所精巧廣大的校舍，在全蘇聯各城市中已將完成了——單是列寧格勒一處，今夏就建造了一百十六所之多。去年，在基也夫 (Kiev) 也矗立起無數宏偉的公寓——絕不像早期形式主義時代的建築物的呆板可厭了。每個蘇聯的旅客，可以飽覽新建公園的風景，大的有如巴庫的文化和休息公園，小的有只置了花壇和長櫓的由空地改造的庭院。沙皇時代無蔭的通衢，現在却有數百萬顆的樹木雙

行或四行地植列在街道的兩旁。在炎熱的鄉村大道上，爲徒步者置設了張着木傘的長檯。黑海的汽船中，有着兒童的日開托兒所。大多數的城市裏，現在已有設備完美少年先鋒的娛樂室，在哈爾科夫 (Kharkov) 一所曾經作過烏克蘭政府司令部的非常堂皇的宮殿，也被撥作了這個用途。在洛斯托夫 (Rostov) 一所蘇維埃統治下所建設的最偉大的戲院剛纔完成。據說還有一條經過新的中央大道的空中公共汽車線。諾伏洛錫斯克 (Novorossiisk) 正在建造更多的工廠和住宅，吸引着鄰村的視線。納耳吉克 (Nal'chik)，那北高加索加巴狄尼亞人 (Kabardians) 共和國的寶庫，正在飛速地進展着。從我上次一年前遊歷蘇聯以來，那擁有四萬人口的單層房屋市鎮，却已完成了約二十所的二三層的建築物了。莫斯科的繁榮，就是久居的人也要覺得驚奇的，當他去找尋住屋的時候。落後的列寧格勒也在逐漸設法適應它激增的人口了。

我所參觀的每個集體農莊，都有着一個小小實驗室——一間小型的建築，備

有各種圖表，標本，農業器具的模型，顯微鏡，以及其他等等。在那裏，農人可以任意研究種子的配置，機器的運用，動植物的疾病，肥料的製造，農場輪種法。——這樣，科學是落於最下層的生產羣衆（農夫）的手中了。他們在憤怒着會同「奴隸」「嫌惡」等字相並提的「muzik」的名稱，現在他們是叫做「集體農」（kolhoz-nik）了。多數的集體農在去年中到得了一噸半的自動貨車，因此收穫的進行更快，損失更小，人和動物的肩背解放了，汽車夫和曳引機駕駛者組成了農場和城市的橋樑，農人們在光明的大道中發現了從來未有的興趣。他們開始去開拓那大道。自由車也在村行中走了，曳引機和二用機隨處可以見到，電氣打穀機也在製造着。在洛斯托夫附近的柴那格勒（Zernograd）國家農場中，許多專家正在試驗一種電氣曳引機，一種電氣二用機，和一種用橡皮氣胎的曳引機。

在今年夏季裏，機械化和農耕技術的價值是證明了。依當時現象而論，收穫的慘敗是很有可能。在那占全國農產百分之二十五的烏克蘭各地，當播種和收

穫期間，只下了一次雨，可是烏克蘭人却誇耀着這年的產量比一九三五年還好。在北高加索，蘇聯的第二最富產穀地，也得到豐盛的收穫。我向各處的集體農場詢問，他們的回答都是不約而同的。現在「休耕」(Fallow)的方法是普遍地採用着，它使土地可有較豐的收穫。當泥土中還滿儲着冬季水蒸氣而馬的力量不能翻動的時候，曳引機却能夠耕耘了。那種子是選擇過的，種在地下深處，這可保證不致受亢旱的影響。等到七八月間猖狂的熱浪侵襲着農田，灼壞了小麥和裸麥。農人便立刻開動他們的兩用機而迅速地將穀麥堆進倉廩中了。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五日收割了五七、一二六、〇〇〇公頃，今年同日這個數目却增加到六二、三一八、〇〇〇公頃，而八月十日收割的這個差額還要大，——為七、八〇一、〇〇〇公頃。

蘇聯政府正在積貯着農場集體化進步的產物，他們恐怕也許有歉收的一年。但是大自然暴虐的獨裁，現在已受到集體農人機械武裝的抗戰了。他們使機械和

土地發揮着它們最大的力量，結果生活標準是明顯地提高了。我問加巴狄諾農家最近添置了些什麼。其中便有每個女人各買了二雙鞋子——一雙是星期日穿的，另一雙則是平日穿的——和一把美麗的傘。沒有一頭母牛的農家現在是不多見了。牛羊羣是較前增大了。烏克蘭有角的牛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二六·七；豬增加了百分之六十，羊增加了百分之四二·五。一個哈爾科夫附近的集體農誇耀着他有一廐美麗的駿馬，從來不會工作的動物，接受着技師最溫柔的愛護。他們所望於農人的較深——我在集體農場中曾經見到突擊隊和斯泰哈諾夫運動者——而給農人的報酬也較大。農人們從來不會吃得像現在這樣好的。在種植煙草的一個克里米亞的鄉村中，有一對夫婦去年獲得八千盧布現金的進款，再加水果、乾果、蔬菜、乾酪等。我不能信任這個事實，直到我在簿記賬中所見到了這個數字，纔沒有話說。這對夫婦並不是什麼例外的。今年在同一村中有許多人也跟他們一樣。一個上手的城市工人一年的薪給有八千盧布。在種穀的區域中，進款雖然較

少，但是已經用不完了。由於重工業和軍備製造的加緊，消耗品還正感着不足呢。

農人嫌惡着這一點，然而能夠理解得。他知道應該為集體而設想。集體農毀壞了農人和他的鄰居間的籬笆。久之他的心理上的屏障也撤除了。他的一小塊的地，他的粗陋的住宅，他的家庭，他的原始的農業工作，以及教堂，原來就是他的整個世界。但在今日，他是集體農莊的一員了；集體的事業就是他的事業。那是一件錯綜複雜的事業。他的心開始纏繞着它，聽取關於它的報告。集體的生活全有賴於工業，機械汽油的供給和國家的政策。布爾雪維克政治和國際時事成為農人日常的注意點。他要閱讀報紙，聽無線電的報告。有才幹的青年被送到最優良的城市教育機關去。聰敏幹練的組織者和領袖人才的新時代是正在躍起了。

一個青年工程師引導我去參觀尼伯大堤壩，我順便問起了他的生活。知道他是時常在亞塞培然 (Azerbaijan) 的鄉間牧牛的，巴統附近有一個某茶葉廠的經

理，從前也是一個牧羊的孩子。我經過洛斯托夫一所新學生的宿舍時，便走了進去，毫不客氣地按戶叩着門。三個女子正在預備歷史的考試。她們對於美國內戰、法國革命等問題，給了準確而簡明的回答。二個是從鄉間來的，曾在城中充當女傭而晚間上學校去。現在她們已是鄉村學校的教師，讀着六個月的專修科。那第三個女子是希臘亞美尼亞人，三十歲。五年以前她是不識字的，在多尼資煤礦做地下的工作。她在學校中教書已有一年了。她提出了關於資本主義世界透徹的問題。這種情形是時常遇到的。這些人民就是新的俄羅斯。她們有着非常的威儀和自信。她們對生活作更高的要求。她們將英勇地負起新建設的任務。

威儀也是少數種族所給與的顯著的印象。隨着蘇維埃主義的倡導，舊俄羅斯的一切被壓迫民族，都以他們自己的個體，他們自己的文化，他們自己的政府而出現了。他們對於新生活表示無限的感謝。在他們之中也有政府最有力的支持者。布爾雪維克注意怎樣去適應少數民族的需要。結果成爲反對民族主義的壁

壘。在蘇聯全境中，到處可以見到他們對於國家成就不斷的誇耀。但是所誇耀的不是在「俄羅斯」的成就。因為蘇聯有一半不是俄羅斯。它是由百餘種的少數民族組成的。斯太林是喬治亞人，卡昂諾維區是猶太人，奧崇納凱資（Orjonekidze）也是喬治亞人，密哥揚（Mikoyan）是亞美尼亞人——他們都是最高政府的委員——他們不能以「俄羅斯」而自豪。可是他們也不能以為喬治亞或亞美尼亞對蘇聯的成就更有着貢獻。國中的一切民族是都有同樣貢獻的。蘇聯本身確是一個真實的國際組織。

民衆的熱情比我留蘇十四年中所見到的是更加高漲更加普遍了。事實的明顯正跟理由的簡單一樣。那熱情不是一種單純的感情作用，像其他國家用「奇術」激動起來的；它是完全建於實體的物質進化的基礎上的。過去五星期中，我在蘇聯經歷了數千哩的路程，到過許多的鄉村和十二個城市，考察工廠住宅療養院等，又時常跟車中或船上的旅客交談。在同每個人的談話中，我總要詢問他或她

的進款如何，我大約已問過一千以上的人了。他們的結論是今年比去年要好，大抵都增加了許多。在列寧格勒的基洛夫（前名普底洛夫）工廠中，工人的平均工資是一九三五年爲二百五十二盧布，一九三六年上半年爲三百一十一盧布，工程師技師之類的進款，同時期中從四百七十五增加到五百九十九盧布；工廠職員的則自二百二十三加到二百六十九盧布。我估計着全蘇聯的平均工資在前十二個月中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同時物價也減低了，可是沒有如民衆所預期的減得多。他們還嫌物價的過高，尤其是對於麵包、鞋子和衣服原料。一九三五年八月開始的「斯泰哈諾夫運動」，意在使各人工作的效能盡量發揮，使工廠的運轉更合紀律。這樣可以增加個人的進款，推廣職業的範圍，擴充工廠的經濟——按照最近的法律，儲蓄之半必須撥作建造住宅之用。其間的十二個月中，蘇聯的生產額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只有消耗品沒有跟重工業生產品同樣地增加到這個數額。但是消耗品的採用，却是決定一般物價水準的重要因素。他們允許在一九三六年末，物價

可以直落下來。每次物價的降低，就是表示生活標準的一次提高，現在的生活標準離沙皇時代的雖已勝過萬萬，對於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却還差得很遠呢。

首先是民衆要求着住宅。他們雖已建造了不少的房屋，但還是很感侷促的。七年以前蘇維埃奠下了一個新的工業化國家的基礎，大量地生產着鐵、鋼、磚瓦、玻璃以準備建築。從一九二九年起把這些材料造成了新的工廠和跟工廠連接着的房屋。因着工業和其他的設施，遂使住宅的建築落後了。現在又在從事於工場、學校、軍備、辦公室等的建設。明年將以建設學校的努力移於醫院的拓展。此外，他們又時常感到勞工的缺乏。在莫斯科，我曾聽說有許多偉大的公寓因缺少工人而不能完成。在這方面，勞工的效率很低，他們沒有什麼機械的應用，一九三五年所建的住宅比一九三四年的更少。他們沒有好的鉛管裝設，沒有精巧的細工，而且不懂冷藏法，空氣調節法等現代科學的裝置。如果以卡昂諾維區或奧崇納凱資的才能和權力統制着建設事業，其成就一定可以更大。房屋的建築現在

應該置於蘇維埃注意力的中心，因為住宅的擁擠將造成重大的問題。只有使莊麗的住宅比鱗地排列在茅舍破屋的舊址，才是消滅沙俄遺跡最有力的措施。如果物價繼續減低，房屋繼續增加，蘇維埃聯邦才能不致回到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狀態，而可以開始與進步的西方國家爭輝了。